



第四次定本



困

注

孟子卷八  
小學經說

困學紀聞注卷八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孟子

元圻案趙岐孟子題詞曰七篇百六十九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以上皆吳伯豐問語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

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

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

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豐全云朱子弟子。案董真卿曰伯豐名必大臨

江以問朱文公文公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

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元圻

紫風俗通曰孟子去齊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韓退之答張籍書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耳朱子語類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

孟子題詞曰孟子自撰其法

困學紀聞注卷八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孟子

元圻案趙岐孟子題詞曰三百六十九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經義考載陳士元曰七篇三百六十九章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趙蓋誤算也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

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

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

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豐全云朱子弟子○案董真卿曰伯豐名必大臨

江以問朱文公文公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

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元圻

案風俗通曰孟子去齊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韓退之答張籍書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其

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耳朱子語類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著

趙近言趙  
見易傳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此  
之所見者義文之易而已未見夫  
之易也見義文之易其喜已如此  
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

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  
趙注滕文公為世子章章指曰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  
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 揚誠齋易傳後序曰季札聘魯見易傳  
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札之所見者義文之易而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義  
文之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 後漢書趙岐傳岐  
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  
不忘本土也著孟子章句 書錄解題考經解一卷張九成撰又書碑傳十  
三卷太常丞建安吳棫才老撰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辯曰臣辯曰  
政異曰訓詁曰差牙曰孔傳凡八篇 政據詳博誠齋易傳二十卷寶謨閣學  
士廬陵楊萬里廷秀撰 案無垢考經解致堂無逸傳吳才老書碑傳今  
四庫書皆不著錄蓋已佚矣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

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  
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跛墨子公孟  
篇作跛以為長偃墨子作以

為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即孟子所謂告

子歟全云古註以浩生不害為告子固謬然告子名勝亦別無所見元圻  
案全氏經史問答曰告子名不害見趙注亦見國策注而文選引墨子  
則又曰告子勝或有二名否則其一為字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

至也今本作放踵原注注無致至也三字何云孫宣公作音義  
時所見之本已作放踵元圻案文選任彥昇

彈曹景宗文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放至也正與孟子作放  
踵合又江文通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作致於踵劉熙曰致至也王氏此條若  
據任彥昇文注則致至也與原注不合若據江文通書注則注作劉熙而非趙  
岐或王氏所見之本互異歟劉孝標廣絕交論云摩頂至踵李善無注隋志  
儒家有劉熙孟子注七卷

元和郡縣志十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

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闕按今晏子春  
秋無李吉甫所

引語何云焯按此則晏子春秋非完書矣元圻案文選雪賦注引劉  
熙云雪宮離宮之名也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元和郡縣志四十卷唐

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  
是公武曰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論如齊宣王梁惠王襄王滕定公文公  
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故予以愈言  
為然

趙氏孟子章指何云章指二字始於郊卿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

庸為論語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為衛武公

之詩致堂無逸傳誤以不解于位為洞酌原注吳才老

趙氏注滕文公為世子章指  
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  
出景行庶幾不倦論語曰力行  
近仁益不虛云  
楊誠齋易傳後序曰季札聘魯  
見易傳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此  
之所見者義文之易而已未見夫  
之易也見義文之易其喜已如此  
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

誤以晉侯重耳為申生誠齊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為季札○元折案  
後漢書趙岐傳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  
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著孟子章句書錄解題孝經解一卷  
張九成撰書碑傳十三卷太常丞建安吳棫才老撰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  
序曰君辯曰臣辯曰政異曰訓詁曰差年曰孔傳凡八篇攷據詳博誠齋易  
傳二十卷寶謨閣學士廬陵楊萬里廷秀撰經義攷胡氏寅無逸傳一卷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

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

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跛墨子公孟  
篇作跛以為長偃墨子作以

為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即孟子所謂告

子歟全云古註以浩生不害為告子固謬然告子名勝亦別無所見○元折  
案全氏經史問答曰告子名不害見趙注亦見國策注而文選引墨子  
則又曰告子勝或有二名否則其一為字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

至也今本作放踵原注注無致至也三字何云孫宣公作音義  
時所見之本已作放踵○元折案文選任彥昇

彈曹景宗文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正與孟子作放  
踵合又江文通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作致致於踵劉熙曰致至也王氏此條若  
據任彥昇文注則致至也與原注不合若據江文通書注則注作劉熙而非趙  
岐或王氏所見之本互異歟劉孝標廣絕交論云摩頂至踵李善無注隋志  
儒家有劉熙孟子注七卷

元和郡縣志十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

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闕按今晏子春  
秋無李吉甫所

引語何云焯按此則晏子春秋非完書矣○元折案文選雪賦注引劉  
熙云雪宮離宮之名也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元和郡縣志四十卷唐

李吉甫撰吉甫字宏憲趙州人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諡文懿  
前有吉甫原序稱起京兆府盡隴右道凡四十七鎮成四十卷輿記圖經之  
存於今者惟此書為最古

趙岐滕文公為世子注曰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慶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  
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  
之文公也班固謂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  
後事訖於大漢藝文志春秋家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  
諸侯大夫則世本之亡在漢以後

汨之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趙邠卿注似本於此王安

石王補之墓誌曰君南城人諱无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嘗棄天台縣令  
以與予共學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元所案昭二  
十年正義曰

衛人琴牢字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牢而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  
集註從孫宣公又曰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邠氏晉潘南江  
札記曰趙注所據者賈鄭之說也王氏譏趙氏不知左傳有琴張豈知趙氏正  
用左傳哉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

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

春夏秋冬其說陋矣元所案今本大傳無此文雅雨堂本引此條  
以補遺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

公宏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元所案

案班固謂司馬遷據左氏國語東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  
於大漢藝文志春秋家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  
大夫則世本之亡在漢以後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

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

全云即乘櫛之類。元所案正義曰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  
語所謂鄭志之屬也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

與衆樂樂愚考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

補入  
王荆公  
注  
嘗棄天台縣令以與予共學

補入  
趙氏滕文公為世子注古紀世本滕國  
有考公慶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  
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  
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  
也

采

李吉甫撰吉甫字宏憲趙州人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諡文懿  
前有吉甫原序稱起京兆府盡隴右道凡四十七鎮成四十卷與記圖經之  
存於今者惟此書為最古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

以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謂殷祿未盡尚有

賢臣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

泊之元圻案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  
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趙邠卿注似本於此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元圻案昭二  
十年正義曰

琴張賈逵鄭眾皆以為子張即顛孫師服度云七十子傳子張少孔子四十  
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賈鄭之說不知所出孟子正義曰家語有  
衛人琴牢字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牢而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  
集註從孫宣公又曰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邠氏晉南江  
孔記曰趙注所據者賈鄭之說也王氏譏趙氏不知左傳有琴張豈知趙氏正  
用左傳哉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

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

春夏秋冬其說陋矣元圻案今本大傳無此文雅雨堂本引此條  
以補遺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

公宏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元  
圻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

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全云即乘禱机之類元圻案正義曰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  
語所謂鄭志之屬也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

與衆樂樂愚考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

趙氏勝文公為世子注古紀世本滕國

有考公麋與文公之定公相直其子

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

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

采

補入注  
王制公室補之墓德曰君南城人  
弗元名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  
嘗兼天台縣令以與予共學

卷之四

孟子卷之四



宣王也唯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

說元折案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為成侯而受相印又老莊申韓列傳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

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訖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韓非內儲說上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二聽之處士逃

說苑政理篇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

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

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

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此

即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

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為正元折案水經注二十六引戰國策曰田單為齊相過濼有老人涉濼而出不能

行坐沙中單乃解裘於斯水之上也事亦相類

曾西注以為曾子之孫集註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

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

授曾申原注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案杜預春秋敘疏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楚鬪宜申見左傳

六年公子申見左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

元折案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鄭註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序錄蓋本康成也

不能為賊與今孟子語小異元折案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

請為功曹鄭敬素與憚厚見其言忤欵相招去曰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憚曰孟軻云云憚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

路矣愚按書大傳說略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

閣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為兄亦然○元折案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鄭註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序錄蓋本康成也

閣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為兄亦然○元折案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鄭註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序錄蓋本康成也

閣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為兄亦然○元折案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鄭註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序錄蓋本康成也

閣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為兄亦然○元折案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鄭註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序錄蓋本康成也

閣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為兄亦然○元折案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鄭註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序錄蓋本康成也

閣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為兄亦然○元折案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鄭註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序錄蓋本康成也

閣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為兄亦然○元折案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鄭註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序錄蓋本康成也

閣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為兄亦然○元折案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鄭註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序錄蓋本康成也

閣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為兄亦然○元折案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鄭註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序錄蓋本康成也

閣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為兄亦然○元折案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鄭註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序錄蓋本康成也

閣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為兄亦然○元折案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鄭註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序錄蓋本康成也

宣王也唯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

說元折案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為成侯而受相印又老莊申韓列傳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

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訖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韓非內儲說上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二聽之處士逃

說苑政理篇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

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

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

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此

即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

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為正元折案水經注二十六引戰國策曰田單為齊相過濼有老人涉濼而出不能

行坐沙中單乃解裘於斯水之上也事亦相類

曾西注以為曾子之孫集註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

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

授曾申原注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案杜預春秋敘疏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楚鬪宜申見左傳

六年公子申見左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

元折案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鄭註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序錄蓋本康成也

邳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

不能為賊與今孟子語小異元折案後漢書邳惲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太守歐陽欽

請為功曹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欽相招去曰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云云惲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

路矣愚按書大傳說略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

補入行

元折案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為

兄亦然

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  
傅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  
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  
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不提  
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  
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云云入  
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  
以是觀之

棄禮捐恥

閣按賈誼語○案見漢書本傳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

秦所以敗恥尚

失所

閣按干寶語○見晉書本傳晉紀總論曰晉之創基立本異於先代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

晉所以替恥之於人大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

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  
為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為一事

全云管子又以觀海為桓公事○元圻案後漢書陳蕃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云云書奏不納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滴水李氏曰初北地郡

屬魏後盡為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

閣按魏無北郡正義云今郿綏等州也秦本紀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即魏世家襄王七年盡入上郡于秦事在孟子適梁後八年當梁惠王語時地止喪七百里仍是實錄全云滴水蓋亦主竹書云然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

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元圻案趙岐孟子題詞孟子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宏

深不與內篇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漢藝文志孟子十  
一篇蓋併外篇計之。宋宋咸注法言序曰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  
人之法以應答之也。修身篇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  
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  
子曰云云注有意謂志於道。

周子靜

原注  
端朝

為學官小司成襲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

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畧點晦翁

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全云永嘉周子靜官至侍郎即慶元六君子之一襲蓋卿南軒弟子

○元圻案朱子語類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命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集趙忠定橫遭遷謫去國之日天為雨血京城人以盆盞貯之殷殷然太學諸生上封事叩麗正甚急仇曾欲斬其為首者寧皇只從聽讀當時同銜上者六人世號為六君子曰周端朝張衡徐範蔣傳林仲鱗楊宏中皆併出惟周受禍略備周端朝字子靜永嘉人從朱子學嘉定進士官至刑部侍郎諡文忠。元董真卿曰襲蓋卿字夢錫衡陽人。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

案見馬  
總意林

金樓子曰

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

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

本

何云宏詞人陋習

全云何說無謂。元圻案漢書藝文志雜家尸子二十篇名伎魯人秦相商君師之執死佼逃入蜀。四庫書簡明目錄

雜家類金樓子六卷梁孝元皇帝撰原本十五篇久已散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尚存十四篇所徵引者多周秦古書非今所及見。第十四篇自序曰余年十四苦眼疾沈痼比來轉暗不復能自讀書三十六年來恒令左右唱之曾生所謂云云茲言是也。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

明委心之言為非。方樸山云淵明原不講學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即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鼂

錯言術數

何云六字闕  
按抄本補

公孫宏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

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元圻案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申不害學術以干韓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

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漢書鼂錯傳錯上書言人主之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公孫宏傳宏對

深不與內篇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漢藝文志孟子十  
一篇蓋併外篇計之。宋宋咸注法言序曰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  
人之法以應答之也。修身篇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  
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  
子曰云云注有意謂志於道。

周子靜

原注  
端朝

為學官小司成襲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

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畧點晦翁

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全云永嘉周子靜官至侍郎即慶元六君子之一襲蓋卿南軒弟子

○元圻案朱子語類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命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集趙忠定橫遭遷謫去國之日天為雨血京城人以盆盞貯之殷殷然太學諸生上封事叩麗正甚急既曾欲斬其為首者寧皇只從聽讀當時同銜上者六人世號為六君子曰周端朝張衡徐範蔣傳林仲鱗楊宏中皆併出惟周受禍略備元董真卿白襲蓋卿字夢錫衡陽人。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

案見馬  
總意林

金樓子曰

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

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

本

何云宏詞人陋習

全云何說無謂。元圻案漢書藝文志雜家尸子

二十篇名伎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四庫書簡明目錄

雜家類金樓子六卷梁孝元皇帝撰原本十五篇久已散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尚存十四篇所徵引者多周秦古書非今所及見。第十四篇自序曰余年十四苦眼疾沈疴比來轉暗不復能自讀書三十六年來恒令左右唱之曾生所謂云云茲言是也。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

明委心之言為非。方樸山云淵明原不講學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即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鼂

錯言術數

何云六字闕  
按抄本補

公孫宏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

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元圻案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申不害學術以干韓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

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漢書鼂錯傳錯上書言人主之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公孫宏傳宏對

策曰智者術之原也。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朱子語類曰：術字本非不好，底事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須着箇巧的道理方得。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宗師大禹而

晏嬰學之，以為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甚矣。朱

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子，韓子始謂子夏之後

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此退之送王秀才序文以其書

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

者皆不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

弟子傳流之差也。閩按史記儒林傳序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

有田子方，子方侍坐魏文侯，自稱其師曰：東郭順子為真人，為天人，正莊周所宗尚者，安得謂非其傳流？昌黎語皆有本。元圻案：列子楊朱第七，楊朱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殷敬順釋文曰：楊朱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陸德明云：楊戎字子居，恐子居非楊朱也。

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愚按：墨子親上篇及越王勾踐、吳起，則史記在孔子後之說近是。又淮南子：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亦在後之一證。史記老莊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案：呂氏春秋當染篇又謂：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韓子衍其空文，朱子徵其實事，故立論不同。

莊子內篇養生主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

案：郭象注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又外篇山木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

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原注：楊朱書唯見於列子。元圻案：此條是述胡致堂論王何之罪深於桀紂語。

見讀史管見。道家之清淨取諸老佛家之慈悲取諸墨。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

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以上是江隣幾雜志語。愚謂告子仁內

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為兼愛為我矣

何云言各有當董子不過謂自治宜嚴人不求備耳全云深寧之說亦防附會如荆公者又云董子之言疵類甚多不止於此如謂設誠於內而致行之誠亦豈待設耶是外鑠矣太支離元圻案春秋繁露仁義法篇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又曰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又曰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為魯

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邾邳蓋戰國時以

邑為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

閻按呂氏春秋亦有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為日知錄所遺集證四書釋地續齊乘云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王伯厚據楚世家有鄒費邾邳意戰國時魯季氏以邑為國而僭稱公同時金仁山註孟子與之不謀而合亦以為季孫氏僭引曾子書有費君費子之稱余更考之呂氏春秋慎勢篇言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說苑尊賢篇言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則為季氏之強僭以私邑為國號殆無復疑

○元圻案四書釋地一卷續一卷三續二卷即閻氏撰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

體無用何云乃指仁之為本心非直指本心為仁也全云蓋以時文家當辨聖學耳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

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

閻按曹亡久矣余有辨見四書釋地續集證載釋地續說曰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邾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邾實為楚所有乃項襄王十八年有鄒費邾邳則邾繫重封者薛任姓雖未知為誰所滅而齊湣王三年以封田嬰故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戰國策並稱薛公後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非薛滅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鮮虞國一滅於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於趙惠文王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三年中雖未詳何年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載世家列傳者班班也安知曹滅於宋在春秋哀八年下到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交為其介弟觀其言願因鄒君假館舍儼然滕更挾貴之風故趙岐以為曹君之弟朱子從之非無謂也

老泉三子知聖人汙論誤以汙字為句趙岐謂孟子





東泉論曰孟子曰年我者若  
實知足以知聖人行吾君之說曰  
河下也軍我子責有缺若手者  
甚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微之  
際而徒徠其下者焉

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汙下亦非孟子之意吧瞻曰

今刊本趙注非全文偽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割趙注為

之毛斧季從真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好古之士重刊以復

趙注之舊也聞所未聞○元圻案容齋隨筆十趙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識

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而空譽之詳其文意足

以識聖人是一句汙下也自是一節蓋以下訓汙也而老蘇先生乃作一句

讀故作三子知聖人汙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徒得

其下焉耳此說竊謂不然程伊川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

不為阿好而言其說正與趙氏合 趙注全文今曲阜孔繼深安邱韓公雲皆有刊本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

也此張守節正義所引今無此語元圻案晉書皇甫謐傳謐字士安幼名靜

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元晏春秋並重於世

孟子字未聞何云趙氏題辭云然孔叢子雜訓云子車注一作子居

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原注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傅子云孟子輿○元

圻案孔叢子漢志不著錄隋志論語家有孔叢七卷陳勝博士孔鮒撰陳振

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七篇

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說同全

林謹思書今尚存陋甚然謹思死節其人足重○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

儒家類續孟子二卷唐林慎思撰慎思字虔中長樂人咸通十年進士守萬

年縣令黃巢之亂抗節不屈死崇文總目載慎思之言曰孟子七篇非軻自

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此條慎作謹避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案晁氏志止二卷皆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

不當有劉孝標云  
一臣註為孟軻是也  
不曰孟子字子居

漢藝文志孟子下師古註引聖證論云軻字子車晉書傅元傳元字休奕  
北地人官至司隸校尉封鶉觚子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名為傅子  
為內外中篇凡數十萬言案今所存者僅一卷文選辨命論注引傅子云昔仲  
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邠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  
篇謂之孟子

其書不似疏

何云偽疏直取宣公音義之序稍寬數語豈有為之正義體大力艱反僅同附贅者乎其人蓋兔園塾師之下者議

論多依附王氏新學熙寧以後人也今刊本趙岐注非全文偽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割絕趙注為之毛斧季從真定梁相公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一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氏之舊也方樸山云宋槧本亦有脫誤如不動心章脫去經文曰不同道四字并趙注十四字亦無之余又從義門所藏小字板補正又云真定梁氏所藏是北宋槧本今在侍郎王公之樞家其本復有篇序章有章指即義門云偽疏所割者也諸經注亦往往與今刊本異余在京師曾於同年王虛舟處閱之得以校正謬繆○元圻案書錄解題四孟子音義二卷龍圖閣學士侍讀博平孫奭宗右撰舊有張鎰丁公著為之音俱未精當爽方奉詔校定撰集正義遂討論音釋疏其疑滯備其闕遺又載孟子正義十四卷孫奭撰蓋不辨其偽也朱子語錄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其書全不是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纏繞趙岐之說耳近日阮芸臺中丞做木板十三經重刊於豫章趙氏孟子註遂復還舊觀

呂氏春秋

離俗覽上德篇

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

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

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

元圻案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關也畢氏校云之險也疑是皆險地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為喪法曰

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蓋墨家託於禹也

元圻案墨子曰禹葬會稽桐棺

三寸葛以繃之宋書禮志五案尸子禹治水為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集證謂韓非顯學篇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日服喪三月高誘淮南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也三日當作三月

好樂好勇好貨色

闕按好樂當讀如悅樂之樂莊暴此章惟鼓樂之樂讀如字宋陳善捫蝨新話實云詳見余潛邸劄

記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靜故不

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

元圻案史記賈誼列傳賈誼以

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典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初即位謙讓未遑也又汲黯列傳黯學黃老之言好清靜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聞嘗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宏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嘗毀儒面觸宏等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

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

也。闕按晉傳元疏言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霸國且然。况大一統之君哉。元圻案後漢書卓茂傳字子康南陽宛人。哀平間為密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捨遺。遷京師。丞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八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范忠文唐鑑一高祖擊西河郡。執郡丞高

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臣祖禹曰。太宗始起兵而戮一佞。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為忠而不為佞。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

而失。猶不得也。何云。即集註中語。元圻案錢氏大昕曰。秦始皇

起兵計混一者。屢十二年。較之王莽尤促。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

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全云。孟子只是伊尹一路上人。若當今之世。舍

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闕云。案孟子自云學孔子。元圻案此

而何本誤作闕也。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

美稗。楊墨五穀之螟蟥。元圻案。呂成公孟子說曰。子路所學為聖門

仲之功。雖成不過是功利之學。蓋管仲如已熟之。美稗。子路如未熟之。五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為寶。故曰諸侯之

寶三。元圻案。史記田敬仲世家。梁惠王與齊威王田於郊。惠王問曰。王亦有

寶乎。威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戰

為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

前。以強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

後。則為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為迂闊者。董公

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上卷可謂豪傑之士。闕案董

賴漢書始得聞。元圻案史記高帝本紀但云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兵皆編素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

道全云徂徠先生石介孫泰山弟子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

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為貴

原注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涉豈能為湯武哉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閻按趙威后對齊使者言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戰國時猶有此高論。元圻案歐陽公石介墓誌曰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舉進士甲科召入國子監直講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石守道對策曰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書曰可畏非民

善推其所為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

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該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

聽之不聞瘁痾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

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

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

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

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闔則無關不涵養則

不能推廣元圻案致堂之所謂存即易之寂然不動也西山之所謂發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

來在內者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無非此意西山曰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由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

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有猷有為矣必曰有守不虧其

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不虧其義不更其守禮記儒行語何德將

歎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為法以入時為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諸葛武侯

謂漢賊不兩立出師表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其義正矣然取劉璋

之事可謂義乎明閣按朱子曰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

陽全云昭烈不取劉璋則益州必歸曹氏其取之宜也但其失有二始之

不宜以同盟之言欺孫權使其後有索還荊州之事繼之不應與劉璋結

好而反攻之若毅然取之不妨辭吳軍獨上也亦不妨聲劉璋之昏亂而討

之也○元圻案通鑑漢紀獻帝建安十六年三月操遣鍾繇討張魯十二月

法正說劉璋曰曹公兵無敵于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誰能禦之劉璋州

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疆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

正迎備備入益州璋增備兵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十七年十二月曹操攻孫

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求益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僅及其半張松

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之去乎松兄肅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殺關

諸將文書皆勿復與備關通備怒勒兵進據涪城璋遣劉瓚等拒備皆敗劉

瓚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十九年四月雒城潰進圍成都諸葛亮引

兵來會備使雍簡入說劉璋出降備領益州牧 袁潔齋孔明論曰劉璋本以

好逆而乃為誦計以取其國璋固漢賊也孔明為漢除殘雖誅之可也然既與之合矣而又襲之得無虧于信乎 宋陳長方謂劉先主滅劉璋取蜀為行不義殺不辜故不能有天下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因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

新垣平言之日無漸長之理而袁充言之漢文隋

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

欺此存亡之判與閣按漢文帝改後元元年隋文帝改仁壽元年

上言臣候日再中居頂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又曰人

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氣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 通鑑隋

紀文帝開皇二十年太史令袁充表稱隋興已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

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日

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

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

古希有上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

之意以為年號是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丁匠苦之仁壽元年春

正月大赦天下改元 隋書袁充傳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元

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後帝果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卒亡天下是其受充之欺不特改元之小失也

夫道一而已矣為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為儒而雜

於異端者非儒也元圻案為善而意在求名即是利為儒不務實踐即是異端

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

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

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

用而不任三不祥見內篇諫下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

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

為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上德篇亦云混混之

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元圻案葉石林避暑錄話下禹貢漢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楚辭亦載之此正楚人之辭鄆道元曰余按尚書禹貢言導漢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鄆郢地連紀郡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

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案史記蘇秦列傳秦謂然歎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吾豈

能佩六國相印乎豈所謂士乎哉水心葉氏全云龍泉葉適東萊弟子云周

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

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全云此亦因賤儒之世而鼓勵

弟子耳元圻案水心語見所作信州重修學記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

治不害為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原注文子符言篇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全云：文子之語稍有病。

鹽鐵論論儒篇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

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孝養篇云：今之士，今之大

夫皆罪人也。闕按：鹽鐵論皆罪人也。下有皆又制權篇大夫云：王者

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元圻案：程大昌攷古編七

孝經曰：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後漢詔引其語，除去不字，或疑東漢近古，其語近是。今觀鹽鐵論文學所引孟子乃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與今孟子文意皆大異。蓋當時借其語為證，或不盡循其故，不可便謂鹽鐵論為漢語，而非今孟子之傳也。漢書

藝文志：儒家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師古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寬撰次之。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大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

則王莽不能脅之，使忘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彊

之，使思唐與政。闕按：與政，宋唐說齋之字，名仲友，金華人。云：民心思漢，王郎

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全云：江陵之行，荆楚從之。

者至十餘萬人。祁山之出，隴右嚮應，非民心去之也。天命之移，民亦無如之何。○元圻案：漢書王昌傳，昌一名郎，詐稱成帝子，子與李育、張參等共立。郎以百姓思漢，故詐稱之以從人望。通鑑漢紀：淮陽王更始元年，故趙繆王子林素任俠於趙魏間，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與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與、林等信之，立為天子，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遠東以西，皆望風響應。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帝王經世圖譜十六卷，宋唐仲友撰。仲友，紹興中登進士第，復中宏詞科，後守台州。

與朱子相忤，為朱子所論，故宋史不為立傳。其與朱子相軋，蓋以陳亮之誣構，觀周密齊東野語所載，唐朱交奏始末一條，台妓嚴蓋一條，事迹甚明，未可以病仲友也。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

亦終堯問其意一也。元圻案楊子雲法言終以孝至篇亦及堯舜孝弟而已矣孔子曰吾志在孝經自謂得與於斯道之傳與荀子一也然何解於語焉不精擇焉不詳哉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

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

否之間案法言淵騫篇或問子蜀人也亦有李仲元者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材與不材之

間莊子山木篇語揚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

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趙雖非本指廉者招

福濁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

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

生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也

閣按真西山疏亦云臣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

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集證宋史皇甫坦傳名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

呂氏春秋開春論愛類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

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

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

利也管子揆度引神農之數文子上義亦引神農之法

此即許行所為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

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集證按漢

孟子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食貨志鼂錯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管子引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呂氏春秋汜勝之書引神農之教劉子文子引神農之法淮南子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入說元圻案藝文志攷即厚齋所著今附刊於玉海之後賈誼疏引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但曰古人之



言則非必出於神農可知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

順曰秦為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闕按嘗謂人

朝周而不知後有趙肅侯之朝天子知魯仲連義不帝秦不知先有孔子順

義不入秦○元圻案荀子疆國篇供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

之矣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個個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耶

謂子順曰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

所不入遂寢於家史記魯仲連列傳秦兵圍邯鄲趙王恐魏王使客將軍新

垣行謂趙王曰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罷兵魯仲連適游趙見新垣行

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肆然而為帝過而

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通鑑周紀烈王六年齊威王來朝天下

以此益賢威王史記趙世家肅侯四年朝天子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

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

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

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八蜡孰謂古

制不可行於今乎元圻案禮記郊特牲八蜡以祀四方註先齊一

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子部小說類後山談叢四

卷宋陳師道撰所記皆宋代雜事范蜀公東坡為作墓誌稱著諫垣集十

卷奏議二卷政陳氏書錄解題止載奏議二卷今四庫書目併奏議亦不

者錄豈二書俱散佚耶

此系補訂於所原之下  
陳后山談叢卷三葉表為向谷全縣  
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政多盜近  
歲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

朱子公論  
於此

求在我者盡性於己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

與其有案闕本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

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為非闕按

叔亦言能無求者天不能賤○元圻案李成季上劉莘老書曰夫犯分而進

不若知守而退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往時數月未嘗一入門下者其志

亦如此而已朱子李伯玉墓誌曰公諱縝字伯玉濟州巨野人贈太子少

傳景山之曾孫贈少師孫之孫贈太師師之嗣子也自少傳之第四子樂靜

先生諱昭記者文甚高而廉靜樂道不求人知嘗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於

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厚齋所引成季語蓋據朱

子之文樓攻媿益陽縣丞趙伯樞墓誌曰公嘗教子弟曰仕宦盡其在

不可苟求妄進與其有求於人不若無欲於己與其取賤於人不若以賤自

言則非必出於神農可知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

順曰秦為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闕按嘗謂人知齊威王之

朝周而不知後有趙肅侯之朝天子知魯仲連義不帝秦不知先有孔子順義不入秦○元圻案荀子疆國篇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個個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耶

子順孔子七世孫史記作子慎孔叢子論勢篇子順相魏陳大計輒不用人謂子順曰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 史記魯仲連列傳秦兵圍邯鄲趙王恐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行謂趙王曰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罷兵魯仲連適游趙見新垣行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 通鑑周紀烈王六年齊威王來朝天下以此益賢威王 史記趙世家肅侯四年朝天子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

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

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八蜡元圻案郊特牲八蜡以記

困學紀聞注不可行於今乎

安蓋趙伯樞述成季之言也 書錄解題別集類樂靜集三十卷起居舍人鉅野李昭玘成季撰元豐二年甲科所居有樂靜堂改以名集其姪即漢老為書其後 卷末史有傳

求在我者盡性於已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

與其有闕本脫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已與其使人可

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為非闕按

曰公諱縝字伯玉 少傳景山之曾孫 贈太師師之嗣子也 第四子樂靜先 甚高而康樂道不靜 先訓曰與其有求

叔亦言能無求者天不能賤○元圻案陳氏書錄別集類樂靜集三十卷起居舍人鉅野李昭玘成季撰元豐二年甲科所居有樂靜堂故以名集其姪即漢老為書其後樓攻媿益陽縣丞趙君基誌曰君名伯樞字德蘊嘗教子弟曰仕宦盡其在不可苟求妄進與其有求於人不若無欲於己與其取賤於人不若以賤自安語與此同

宿於晝水經注云晝水出時水東去臨淄

城十八里所謂晝中也俗以晝水為宿留水以孟

言則非必出於神農可知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

順曰秦為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闕按嘗謂人知齊威王之

朝周而不知後有趙肅侯之朝天子知魯仲連義不帝秦不知先有孔子順

義不入秦○元圻案荀子疆國篇供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

之矣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個個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耶

子順孔子七世孫史記作子慎孔叢子論勢篇子順相魏陳大計輒不用人

謂子順曰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

所不入遂寢於家 史記魯仲連列傳秦兵圍邯鄲趙王恐魏王使客將軍新

垣行謂趙王曰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罷兵魯仲連適游趙見新垣行

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肆然而為帝過而

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 通鑑周紀烈王六年齊威王來朝天下

以此益賢威王 史記趙世家肅侯四年朝天子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

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

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

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八蜡元圻案郊特牲八蜡以記

四方註先晉司馬遷四郡孰謂古制不可行於今乎陳後山名

表暇五貓虎水坊水庸昆蟲師道字無已後山其別號也徽宗時官秘書省正字著談叢四卷宋史入文

苑傳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封蜀郡公諡忠文東坡誌其墓著諫垣集

十卷奏議二卷宋史有傳

求在我者盡性於已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

與其有闕本脫有字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已與其使人可

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為非闕按魏水

曰公諱頴字伯玉少傳景山之曹孫贈太師師之嗣子也

第四子樂靜先

甚高而廉樂道不靜

先訓曰與其有求

宿於晝水經注六云晝闕按今本水水出時水東去臨淄

城十八里所謂晝中也俗以晝水為宿留水以孟

子三宿出澧原注或云當作畫後漢耿弇進軍畫中史記畫邑人王蠋通鑑作畫邑元圻案宋邢凱坦齋通編曰畫當作畫字之誤也史記田單傳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注畫音獲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畫中遂攻臨淄拔之即此可證 周密齊東野語以為高郵老儒黃彥利為此說未知與邢凱孰為後先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

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元圻案邵子觀物內篇八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不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者手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而况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

商鞅富强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

敵於外閣按商鞅四句出杜氏通典為君卿語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

於民秦焉得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

者無敵何云所謂仁義未嘗不利也集證通典食貨門秦孝公任商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之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

蓋大夫王驪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

北集證漢地理志泰山郡蓋縣臨樂干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續漢郡國志泰山郡蓋縣沂水所出按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西北有廢蓋城四書釋地蓋大夫王驪與陳仲子兄戴蓋祿之蓋同音集註却於前云齊下邑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一蓋以半為王朝之下邑王驪治之以半為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矣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

秋之也齊桓其作俑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

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俑也今之大夫今

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

魏其作俑也元圻案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公羊傳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是時晉定不振中國無伯強侵弱眾暴寡諸侯恣行並為戰國三代之所以為春秋以政自諸侯出也春秋之所以為戰國以政自大夫出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為

陳止齋與王德修書今多言常平  
出漢中丞顧秘書且以為稽道不  
知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  
之平出欵法出則減價糶欵則增  
價糶也是以常平乎孟子亦曰狗  
食人食云云食貨志作欵是也

權道豈知常平蓋古瀆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  
知檢塗有餓莩漢志作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

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無

常平乎閩按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供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即下

泥班志何云班志引孟子固謂壽昌之法有所自來上齊蓋即據傳贊

顏注耳陳止齋與王德修書曰今多言常平出漢中丞顧秘書且以為

權道不知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之上下出欵法出則減價糶斂

則增價糶是常平乎孟子亦曰狗彘食人食云云食貨志作斂是也羅

大經鶴林玉露十三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

非李惺取壽昌所能為也陳止齋曰云云其辭與厚齋所引同由此言之三代

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漢書食貨志上取壽昌

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

平倉民便之贊曰孟子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管

氏之輕重李惺之平糶宏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義門云止齋據傳

贊駁顏注傳字疑衍或當作志贊

書遂一覽無遺類呂氏希哲雜記卷上福唐有陳烈季甫周希孟

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

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

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

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爾雅獸釋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鼪鼠孝廉郎終軍知之

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按文選任彦升表鼪鼠事註

引竇氏家傳當更查大異註以為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

雅二說不同全云水經注穀水篇世祖得鼪鼠于靈臺元折案宋

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小學

爾雅獸釋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鼪鼠孝廉郎終軍知之

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按文選任彦升表鼪鼠事註

引竇氏家傳當更查大異註以為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

雅二說不同全云水經注穀水篇世祖得鼪鼠于靈臺元折案宋

後如雀偃佗劉士元之徒皆從其說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竇氏家傳光武宴百寮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竇攸

陳止齋與王德修書今多言常平  
之漢中丞類秘書且以為權道不  
知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  
之平出飲法出則減價糶飲則增  
價糶也是以常平乎孟子亦曰狗  
彘食人食云云食志作飲是也

權道豈知常平蓋古灋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  
知檢塗有餓莩漢志作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  
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無

常平乎閩按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供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即下  
章庖有肥肉四語意集註所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耳殊不必  
泥班志何云班志引孟子固謂壽昌之法有所自來止齋蓋即據傳贊駁  
顏注耳元圻案漢書食貨志上取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  
而糶官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食貨志贊曰孟子非狗  
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糶宏羊均  
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義門云據傳贊以駁顏註傳字疑衍或當作志宗  
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三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之聖人之  
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為也陳止齋曰云由此言之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  
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

陳烈全云字  
季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  
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

書遂一覽無遺原注古人之讀書如此元圻案陳烈事見朱子語  
類呂氏希哲雜記卷上福唐有陳烈季甫周希孟

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

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

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

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小學

爾雅釋獸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鼪鼠孝廉郎終軍知之

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按文選任彥升表鼪鼠事註  
引三輔決錄今王氏言文選

以為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

雅二說不同全云水經注穀水篇世祖得鼪鼠于靈臺元圻案宋  
王林野客叢書曰郭璞註爾雅謂豹文鼪鼠終軍知之其

後如雀偃佗劉士元之徒皆從其說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  
後漢竇氏家傳光武宴百寮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竇攸

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鼪鼠孝廉郎終軍知之

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

以為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

雅二說不同

後如雀偃佗劉士元之徒皆從其說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

後漢竇氏家傳光武宴百寮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竇攸

曰此鼯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匹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是以徐陵謝啓曰雖賈逵之頌神雀實攸之對鼯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即此事而誤以為終軍乎摯虞三輔決錄亦謂實攸國朝武進臧氏琳經義雜記一識鼯鼠者爾雅郭注以為終軍案廣韻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實氏家傳以為實攸李善注文選任彥昇為蕭揚州作薦士表引摯虞三輔決錄亦作實攸又水經注穀水云靈臺漢光武所築世祖嘗宴於此臺得廷鼠於臺上案漢書終軍傳無辨別鼠事諸書皆言實攸而郭氏屬之終軍蓋傳聞之誤玉篇承襲其說又說文鼠部云鼯鼠也則讀鼯鼠為文為句鼯鼠屬下與此異玉篇鼠部鼯鼠名漢武帝時有此鼠文如豹終軍識之賜絹百匹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愚按說文鼯引爾雅曰西至汭國謂四極汭西極之水也原注府中切。元圻案爾雅釋地東至於祝栗謂之四極注皆四方極遠之國

爾雅釋詁疏按尸子廣澤澤同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表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

之相非也數世矣而何云疑脫已皆弁於私也天帝

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撫冢睭暇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則無相非也郭註尸子曰此皆大有十餘名而同一實故邢疏引之仁意篇述太平

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元英四氣今本氣作時和正光

昭關本云元板作四氣和為光正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

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羸秋

為方盛冬為安靜太平御覽十九引尸子作秋為收成冬為安寧與爾雅本文同四氣和為

通正此之謂永風見釋天何云此從闕校更考善本。元圻案疏又引君治篇云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燭於玉燭息於永風食於膏火飲於醴泉宋邢昺爾雅疏叙云為注者

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郭景純最為稱首其為義疏者

惟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今奉勅校定以景純為主共其事者杜鎬而下八人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捷為文學注

二卷今本作三卷一云捷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

時待詔全云其時爾雅未甚盛行漢文雖嘗置博士不久即罷乃蜀人

有通之者文翁之化可謂盛矣集證按捷為文學諸書多引

作捷為舍人李善文選羽獵賦諸積共備注引作郭舍人移珍來享注引作

捷為舍人即一人也又按捷為舍人爾雅注賈思總齊民要術引二條其一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

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

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於舅姑耳

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

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朱子答張敬夫書曰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  
典禮有從祖從孫之名則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以此為稱似稍穩當又曰  
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覆考尋終  
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為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  
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為嫌降及  
後世則必有以不為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  
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伯叔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  
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猶子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止為喪服兄弟之子與  
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  
耳猶即如也其義繫於上又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則與世俗歇後之語  
無異若梓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為親屬之定名乎  
方此無異若梓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為親屬之定名乎  
書子姪作子姓○元圻案朱子答張敬夫書曰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當  
有從子從孫之目以此為稱似稍穩當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政書類通  
典二百卷唐杜佑撰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先是劉秩倣周官之法據拾  
百家分門詮次作政典三十五卷佑以為未備因廣其所關參益新禮勒  
為此書又總集類二程文集十三卷此本出自胡安國家劉珙張栻嘗刻  
之長沙安國於原文頗有改削珙等所刻以安國為主朱子深以為不可  
以書抵珙及栻辯之甚力

傅負版釋蟲郭璞注未詳即柳子所為作蝻蝻傳者也

原注西京賦戎葵懷羊爾雅菴懷羊璞亦曰未詳○元圻案邵氏爾雅  
正義曰傅一名負版柳宗元蝻蝻傳云蝻蝻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



惟俗間有孫炎高瓊皆淺見下自定以景純為主共其事者杜鎬而下

爾雅疏引舍人二卷今本作三卷錄爾雅有捷為文學注

時待詔全天下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

捷為舍人有捷為舍人集證按捷為文學諸書多引

所斷為舍人捷為舍人賈思總齊民要術引二條其一

也元折案朱子答張敬夫書曰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當

陸機陸機學云螟蛉桑上小青蟲也

白白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

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

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於舅姑耳

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

及從母業文見禮二十八甥姪名劉共父名秩刊二程先

生集改姪為猶子朱文公答劉共父書謂古人固不謂兄

弟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原注記禮者但云兄之

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闕按顏氏家

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余謂呂氏春

秋黎邱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先秦已稱兄弟之子為姪見

於此方樸山云史記武安侯列傳蚡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漢

書子姪作子姓元折案朱子答張敬夫書曰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當

有從子從子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政書類通

典二百卷唐杜佑撰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先是劉秩倣周官之法摭拾

百家分門詮次作政典三十五卷佑以為未備因廣其所闕參益新禮勒

為此書又總集類二程文集十三卷此本出自胡安國家劉珙張栻嘗刻

子姪昆弟之狀先秦已稱兄弟之子為姪見於此

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

傅負版釋蟲郭璞注未詳即柳子所為作蝻蝻傳者也

原注西京賦戎葵懷羊爾雅菴懷羊璞亦曰未詳元折案邵氏爾雅正義曰傅一名負版柳宗元蝻蝻傳云蝻蝻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

取昂其首負之背逾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濕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止至墜地死案宗元所說似寓言然負重之蟲所在有之特未聞有負版之名耳玉篇云蝮蟬蝮也則當云傅負一名蝮又釋草正義蒐一名懷羊西京賦云戎葵懷羊其形狀未聞玉篇蒐作癩

陸璣為詩草木疏劉杳為離騷草木疏見唐書藝文志農家志云二十一卷李文饒有山

王方慶有園庭草木疏集證通志藝文略平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

居草木記一卷唐李德裕撰文饒德裕之字

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蘇菽字書不見枹榿學者恥

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闕按蘇菽璞註雖云未聞其實爾雅以菽釋蘇菽即上文之菽藪璞註今繫縷

或曰雞腸草是也王氏千慮亦有一失○元圻案邵氏正義案玉篇菽蘇子菜而菽藪亦名滋菜是一物也枹集韻類篇並忍止切亦作枹木枹蓋即食物之木耳也山海經單狐之山多機木郭註似榆可燒以糞田枹用修以為即榿也益部方物記民家樹榿不三年材可倍常杜詩飽聞榿木三年大蘇詩榿木三年已足燒陳氏書錄類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二卷陸璣撰館閣書目稱吳中庶子烏程令字元恪吳郡人据陸氏釋文也其名從

玉固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為吳時人也梁書文學傳劉杳字士深平原人也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杳多所著述撰離騷草木疏一卷

檟苦茶釋木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為茶晚取者

為茗一名苻蜀人名之說文茗茶芽也東坡開大治長老乞桃花茶詩

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闕按三國志韋曜傳曜初見禮異或密賜茶苻以當酒茶事見史始此○

元圻案邵氏正義曰釋文云茶埤蒼作茶今蜀人以作飲音真加反茗之類案晏子春秋有茗菜之文然無以定其為即今茗飲漢人有陽羨買茶之語則西漢已尚茗飲

急就篇注牡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即此也

元圻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學類急就篇四卷漢史游撰或稱急就章故其字謂之章草凡三十四章其字略以類從而自立門目文詞古雅始終無一複字隋曹壽以下注者不一今惟顏師古之註存急就章二十四牡蒙甘草苑藜蘆師古註牡蒙一名黃昏厚齋補曰本草吳名白功草楚名王孫齊名長孫一名黃孫一名海孫一名蔓延藥對有牡蒙此一物宋張世南游宦紀聞曰後山贈二蘇公詩末云如大醫王治膏育外證已解中尚強



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十年新學勝任子淵註云圖經本草曰合歡夜合也一名合昏韋宙獨行方胸中甲錯是為肺癰黃昏湯主之其說最為牽合無義沙隨先生晚年因閱本草王孫味苦平無毒主五藏邪氣吳名白功草一名黃昏生海西川谷蓋指當時癖學為五藏邪氣耳取義精深如此

終軍之對鼯鼠盧若虛之辯鼯鼠江南進士之問天

雞劉原父之識六駮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

彭蜺人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閣按木槿花朝開暮落故名日

及不知日及改為白及元圻案終軍事已見前唐書盧藏用傳弟若虛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為職

見宋史儒林敏本傳學之陋也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座盡驚宋鄭文寶南唐近事後主壬申張必

知貢舉試天雞弄和風必但以文選中詩句為題未嘗詳究有進士白云爾雅翰天雞翰天雞未知孰是必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之一在釋蟲

一在釋鳥果有二因自失爾雅釋蟲翰天雞郭注一名莎雞又曰樛雞

釋鳥翰天雞郭註翰雞赤羽逸周書曰文翰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說文翰天雞赤羽也一名鷓鴣風歐陽公劉原父墓誌曰至和二年奉使契丹

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為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爾雅釋畜駮如馬偃牙食虎豹晉書蔡謨傳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初渡江見彭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

Table with 4 columns and 10 rows containing characters and numbers, likely a calendar or index.

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爾雅釋魚蝓蟬小者蝓註螺屬見埤蒼或曰即蝓蟬也似蟹而小

邵氏正義曰古今註云蝓蟬小蟹也生海邊塗泥中食土嶺表錄異云蝓蟬吳人呼為彭越益語訛也大戴禮勸學篇蟹二螯八足非蛇蛆之穴無所寄

託者其用心躁也爾雅釋木椶櫚木椶註別二名也似李樹花朝生夕隕可食或曰日及亦曰王蒸劉原父七經小傳秦風六駮毛傳引爾雅駮如馬據陸

璣詩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駮馬駮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駮馬是別有樹名駮非爾雅所云駮也王氏云原父識

六駮蓋兼指歐公本傳及小傳二事田敏淄川鄒平人歷任五代入宋後明宗三年數勸

唐元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

十五篇秦焚詩書唯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

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

不通者十有二三按說文多引王育說如部天屈

西北為无部禿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何云

言大抵多不經元圻案宣和書譜唐元度不知何許人也精於小學作九經字樣又為十體書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飛白曰蠟葉曰垂針曰

垂露曰鳥書曰連珠 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九經字樣一卷唐元度撰元度里籍未詳惟據此書知其開成中官翰林待詔 唐文宗太和十年丙辰改元開成

說文敘尉律試八體 原注大篆小篆刻符蟲書篆印署書及書隸書 亡新使甄豐等

改定古文時有六書 原注古文奇字篆書佐書 書 孔安國 正

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 原注去大篆刻符及 藝文

志謂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

體試之 原注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 律即尉律 尉律漢律篇名 也六體非漢

興之法當從說文敘改六為八 閣按說文序漢興試八體八字實誤詳見余潛邱劄記

程易田云說文序言周有六書秦兼天下李斯奏同文乃改省史籀作小篆以別大篆又初有隸書自爾秦有八體漢興有尉律以八體試之者即承用秦八體然則漢初蕭何但草律未定書體之數及亡新居攝使甄豐等校文書自以為應制作始有六體許氏敘之甚詳安得漢興便以六體試學童耶藝文志試用六體自是班氏之誤然漢志已列六體之目亦不得從說文敘改六為八也元圻案唐張懷瓘書斷曰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籀文

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隸書秦下邳人程邈所造也甄豐定六書四曰佐書是也魏書江式傳式上表曰古史倉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書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周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秦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漢興有尉律學以八體試之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五曰繆

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後漢書儒林傳許慎字叔重汝南白陵人也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慎自叙曰今叙篆文合以古籀稽誤其說分別部居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字一於端引而伸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為蠲其子孫之役

非也即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壯 原注朱文公詩自慶樽前老復丁黃庭經亦有

此三字集證羅願記急就章後顏註以慈姓為祖於宣慈惠和之才子審姓為出於審曲面勢者名忠敬與愛君而必以為慕趙盾鬻秦解距虛即蛋蛋以檻車膠為膠人之目謂老復丁為蠲其子孫之役亦不皆是元圻案陳氏書錄神仙類周易參同契三卷後漢上虞魏伯陽撰其書因易以言養生後世

解題

言修鍊者祖之參同契亡長樂無憂朱子次亭字韻呈秀野文兼簡王宰詩人言洞裏春長在自慶樽前老復丁

董彥遠閩按彥遠名道東平人徽猷閣待制即撰廣川書跋十卷畫跋六卷者除正字謝啓敘字學涉

獵該洽何云明董斯張吹景集所載與其僚塔閣元衢合疏此啓甚諦其實亦非異書也其畧云殘經不

悟於郭亡董疏莊公二十有四年郭公胡傳曰此郭公也先儒或以為郭亡郭亡之說本新序○案新序雜事四齊桓公見亡

亡之跡蓋亦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為何墟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為墟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去是以為墟也孫莘老曰管子載郭

曰郭自亡耳闕文徒存於夏有閩疏成二年衛侵齊與齊師遇石于

文失新築戰事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閩疏萬石君傳建為郎中令書

尾當五今乃四不虎多於六者自乖其數閩疏顏氏家訓後漢書酷吏樊豐為天水

郡守民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夫虎書

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乎殘武殪閩疏宣六年周書曰殪戎殷殪即壹也水即殷也中庸壹戎衣而

指為殘似據康誥頌亂湯齊閩疏長發至于湯齊毛傳齊如字禮記孔子開

聖敬日躋閩疏居躋烏寫混淆閩疏海錄碎事古詩云字經三寫烏馬成馬

魚魯雜糅閩疏張鷟云魯之與魚淄澠莫辨增河南之邑為雒

減漢東之國為隋閩疏事文類聚漢以火行忌水故洛字去水而

避上則皐不從辛閩疏說文皐字從辛從自言皐人感絕下則

對因去口董疏古對字本從口說文云東合而棘氏微足省

而踈姓絕閩疏晉書秦據傳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東晉傳漢疏廣

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導閩疏顏氏家訓

六穗於庖穰雙貉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預養導擇之勞是

也說文云導未名引封禪書為證無妨自當有禾名導但非相如所用禾一

序於八寸之策執異為宗董疏北史徐遵明傳見鄭元論語序

之說其僻也皆如此  
**丁尾亂真**  
董疏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頤注夫萬物無定形也皆如此  
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  
按說文丁字作丁是無尾也故曰亂真  
也丁之曲者為鉤須與尾皆尾類是同也董疏按說文鉤曲也丁之曲者為鉤今鉤曲而丁直故曰失實  
書立書肖而既

**謬國名**  
閱疏劉向戰國策序本文多誤  
制董疏玉藻龍卷以祭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註卷或作衮字之誤也孔疏禮記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衮字故鄭註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衮是也又註端當為冕字之誤也孔疏知端當為冕者以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冕也  
篆形誤偽誰正

**雲興之祁祁**  
閱疏顏氏家訓詩云有淪淪雲興雲祁祁毛傳淪陰雲貌雲祁祁雲當為雨俗寫誤  
耳何云此與篆形無與  
隸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鉞鉞

**鎖定銀鐺之名**  
閱疏  
鉞車鑿聲從金戍聲呼會切詩曰鑿聲鉞鉞俗作鉞以鉞作斧戍之戍非是按今庭燎作噦噦

**知一束二縫之為來**  
閱疏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麩一束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  
指

**二首六身之為亥郡章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  
閱疏

**三刀之州**  
閱疏事文類聚光武生濟陽縣舍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上須臾又夢一乃主簿李毅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乃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然董疏按說文秀字從禾從乃不從九也州字從川不從刀也故曰傳會曰

**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為斌**  
閱疏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

**定經之名誤合日月**  
武為斌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董疏說文本

**之為易**  
閱疏易蜥易蠱蜥守宮也象形從勿祕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徐曰謂下為月字也見說文及韻補董疏吾衍謂說文引蒼

**新刻已車改金根之目**  
閱疏事文類聚退之子祖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根字作銀字

**東觀漢記馬援上書成卒令印阜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

**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

**正郡國印章**  
閱疏家語上商返衛

**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

**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

**代秦三豕度河子夏曰非也已亥**

**然董疏按說文秀字從禾從乃不從九也州字從川不從刀也故曰傳會曰**

**離析**

**武為斌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董疏說文本**

**作彬文質備也從文配武過為鄙淺故曰妄加**

**之為易**

**也徐曰謂下為月字也見說文及韻補董疏吾衍謂說文引蒼**

山年補錄  
○元所集唐鄭祭開天傳  
信記開元未於宏農古函谷  
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正成珠  
字藏者解之云桑者四十八所  
以示聖人御歷之數也及帝幸  
蜀之來歲正四十八年

頤易字象蜴蜥形蜴蜥善變則知古人託之  
以喻其變不疑也虞翻曰日月為易不可從

人之兆閔疏光武帝紀王莽篡位忌惡劉氏巨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董疏說文泉字象水流成川

形不從白亦不從水也故曰字失部居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閔疏朝野僉載裴炎

為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為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

生教矣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小兒皆唱炎遂與合謀內應又唐書裴度傳

張權輿欲傾度作偽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據啓非字似

用張謠但以儷白不類惟加系旁始失裴字形象對又較精董疏非當作緋

四十八安取於桑閔疏事文類聚蜀何祇夢井中生桑以問占

四十下八壽恐不過此祇後至健為太守四十八果卒董疏何祇事見益部

者舊傳俗桑字從四十八按說文從叒從木不從十從八也故曰安取於桑

三十七未足語世閔疏秦始皇紀會稽碑俱四字句獨三十有七年

世速達反退之自謂識字故孔戣志銘亦云孔世世世世字俗俱作世

董疏說文世字從舟三十并也音撒三十年為一世七字從二世旁作七似

七字乃從舟而曳長之不從七也故曰未足語世何云二十七句閔董仍無確證

在閔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譚新論泰山之上有八百餘處而

可識者僅七十有二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閔疏尉律見說文叙徐

疏藝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

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四十九疑作八十九未知是否誤存

舟二間之為航閔疏顏氏家訓每從二間舟詩云五之秬秬是也今

字誤安識門五日之為閔閔疏襄九年晉復伐鄭十二月癸亥門

閔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閔為門字閔內王為五字月為日字晉

攻鄭門門各五日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也

學者偏觀異書而求其事之所出亦多識之一也

彥遠有古文集類敘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

漢人不識古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

不識隸古原注今按書序為隸古定正義謂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

也閔按今按書序一段似王氏後自較其說者余晚而得董斯張吹景

集載與其僚塔閱元衢合疏彥遠此啓曰困學翁所不能詳其出者吾兩人

以數年排繯力始語語分疏之寧非曠世一大快余故錄之於逐句下惟見

襄十年傳者不錄斯張字遐周元衢字康侯並烏程人為胡肅明鄰邑前輩



拙明嘗稱其學貪奇炫博云何此瞻云閱董果淹雅其引海錄碎事事文類聚而不舉本書微染俗學與胡傳學古編並後出書全云王氏引彥遠之序而未嘗有說故於小註發之非自駁其說也乃駁彥遠耳閣說非程易田云尉律四十九類二句瑤田按漢書刑法志云蕭何撰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藝文志云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言小學之課載在尉律中者非謂律有九千字也律蓋九章耳今日尉律四十九類豈於九章中又析其類為四十九耶董疏以揚雄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疑四十九為八十九之誤以訓纂當尉律其謬甚矣揚雄訓纂篇乃元始中所徵通小學之百餘人令記於庭中之字取其有用者而作之其非尉律甚明藝文志載揚雄訓纂篇云順續蒼頡八十九章是中有蒼頡五十五章以建首乃以訓纂順續之訓纂止三十四章耳班固又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據章昭註彼時所見一百二章通名蒼頡分上中下三篇每篇三十四章而五十五章之蒼頡則漢間里書師所合李斯之蒼頡趙高之爰歷胡毋敬之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者也凡此皆小學之書與尉律不相涉也集證碑雅為九寫而為烏虎三寫而為帝按字書載古諺云書經三寫為馬成馬故闕校作馬據碑雅則仍當作馬增河南之邑為雒漢書地理志注引魏畧滅漢東之國為隋徐鉉說文繫傳三豕見呂覽察傳篇文武為斌見宋書樂志何祗事見蜀志楊洪傳注○元圻案董彥遠東平人王明清玉照新志載宋齊愈獄牘稱司業董道在坐則靖康末官司業也又揮塵錄云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于道山食瓜居安令坐上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瓜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為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咸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

後數日果出外蓋博洽之士然丁特起孤臣泣血錄記其受張邦昌偽命則其人品殊可議

宋景文公

乞禁便俗字疏

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

書由何始說文

部冊

扁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

之文也

元圻案玉海小學下羊欣筆陣圖云昔蕭何善篆籀為前殿成有蒼龍白虎二闕以題其額

夾漈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

詛楚文以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闕按范成大號亦謂

當惠文王之世後百餘年東巡泰山刻石則小篆

非出於李斯

何云殆至斯而後成遂大行於世集證董道廣川書跋書詛楚文後云秦自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於郊

又得巫咸文於涓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辭盡同惟所用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書最奇古間存鐘鼎遺制亦或雜有秦文蓋書畫始變者也

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

集證宣和博古圖周南宮中鼎銘云惟十有三月庚寅周雖公

絨鼎銘惟十有四月既死霸

十有九月云正月乙子或云丁子集證呂與叔考

趙明誠曰余嘗考之古人君即  
但明年稱元年蓋無逾年不  
改元之率又余所藏收教銘  
有云惟五十年十月有三月以  
呂氏之說非是蓋古語有不可  
謂之也

古圖商兄癸癸云十九月惟王九祀世昌哉敦云惟  
正月乙子王格于太室商兄癸癸云丁子王錫爵  
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乙子即甲子丁子即  
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不然殆不可考曾子固

謂古字皆重出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  
元折案歐陽公集古錄商維鼎銘

者原甫在長安時得之上維其銘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都下雖公誠  
作障鼎用追享丁于皇且考用氣糜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雖公不  
知為何人原甫謂古丁字通用而蔡君謨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  
言也 曾子固跋桂陽周府君碑云以余考之古字如亦作奕人作父之類  
皆重出如此者甚眾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  
有所不知故并見之于此 四庫全書總目譜錄類考古圖十卷宋呂大臨  
撰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元祐中官秘書省正字事蹟附載宋史呂大防傳圖  
成於元祐壬申在宣和博古圖之前而體例謹嚴不似博古圖之附會 宋  
黃長睿東觀餘論周史伯頌父鼎說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巳子以巳  
配子則於十日剛柔疑若弗類然三代鼎彝銘則若此者甚多有之商元癸  
彝文曰丁子周載敦文曰乙子是也或曰戊與巳同類古尚未分則所謂巳  
子乃戊子也或曰易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巳合古亦未  
分則所謂甲子乃甲子也丁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是董道廣川書跋云  
蓋以剛日柔日相配而制器之日用剛以柔配之用柔則亦以剛為之配五行

趙明誠曰今究其點畫殊不  
鄭字而呂氏考古圖釋為舛  
莫可考

趙明誠曰呂大臨考古圖以偏  
推之其字從巨不從長以隸  
釋之當為張非難見玉隸  
古文與隸書多不合未可知

之用然也戊己為土成爲一  
必用柔以成之今術家猶然  
子 趙明誠曰余嘗考之古  
又余所藏藏教銘有云惟五  
語有不可曉者闕之可也  
撰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元祐  
成於元祐壬申在宣和博古  
也 而呂與叔以為舛  
考古圖舛敦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為其考作祭器也趙  
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為張曰宣王時張仲也  
集古錄原父歸自長安以二器遺  
之匡二子名見詩書伯周周  
穆王時人張仲宣王時人  
而與叔以為張  
考古圖張仲作寶匡  
周姜敦伯下一字歐陽公以為  
集證考古圖百下二字  
古文難

改幾於郵書燕說  
元折案宋尚功鼎彝款識釋文於毛伯敦祝下  
明誠曰呂與叔以偏傍推之其字從巨不從長以隸字釋之  
雖見玉篇然古文與隸書多不合未可知果是石  
非子曰先王有對書而後世多誤書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

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

明誠曰余嘗考之古人君即  
改元之素又余所藏收教銘  
有云惟王十年十月有三月以此  
呂氏之說非是蓋古語有不可  
闕者

古圖商兄癸癸云十九月惟王九祀世昌載敦  
正月乙子王格于太室商兄癸癸云丁子王錫爵  
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乙子即甲子丁子即  
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不然殆不可考曾子固

謂古字皆重出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  
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商錫鼎銘

者原甫在長安時得之上維其銘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都下雖公誠  
作樽鼎用追享丁于皇且考用氣慶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雖公不  
知為何人原甫謂古丁字通用而蔡君謨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  
言也 曾子固跋桂陽周府君碑云以余考之古字如亦作奕人作欠之類  
皆重出如此者甚眾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原父若謨皆博識而亦  
有所不知故并見之于此 西庫全書總目譜錄類考古圖十卷宋呂大臨  
撰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元祐中官秘書省正字事蹟附載宋史呂大臨傳圖  
成於元祐壬申在宣和博古圖之前而體例謹嚴不似博古圖之附會 宋  
黃長睿東觀餘論周史伯碩父鼎說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以己  
配子則於十日剛柔疑若弗類然三代鼎彝銘則若此者甚多有之商元癸  
彝文曰丁子周載敦文曰乙子是也或曰戊與巳同類古尚未分則所謂巳  
子乃戊子也或曰易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巳合古亦未  
分則所謂巳乃甲子也丁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是董道廣川書跋云  
蓋以剛日柔日相配而制器之日用剛以柔配之用柔則亦以剛為之配五行

之用然也戊巳為土戊為土生巳為土滅剛日不用而以巳配者蓋用其剛必  
即柔以成之今術家猶然在甲子六年正月朔辛未則八月一日朔當戊子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原父以為鄭曰文武時毛叔鄭

也案集古錄毛伯敦銘原父為子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毛叔鄭奉

也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

一字歐陽公以為張曰宣王時張仲也集古錄原父歸

遺余其一曰伯周之敦其一曰張仲之匡二子自長安以二器

名見詩書伯周周穆王時人張仲宣王時人而與叔以為張考古圖張

周姜敦伯下一字歐陽公以為周曰穆王時伯周

也而與叔以為百集證按考古圖百下一字古文難攷幾於

郢書燕說元圻案宋薛尚功鼎彝款識釋文於毛伯敦祝下一字作邢

曰鉅音其勿反原父誤釋為張字遂以為張仲之器歐陽公從而文之以數百  
字蓋失之矣古器中又有鉅伯敦豈張仲之兄乎 容齋續筆三燕說出於韓  
非子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夜書火  
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

趙明誠曰今究其類畫殊不類  
鄭字而呂氏考古圖釋為邢皆  
莫可考

小呂大臨考古圖以偏傍  
巨不從長以隸字  
唯見玉篇然  
和字是

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斬綽縮眉壽伯碩父鼎銘用祈

巧百祿眉壽縮綽孟姜敦銘縮綽眉壽石湖范文穆公成大

能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語愚謂漢書安世房中歌

云克綽永福顏氏注綽緩也亦謂延長集證爾雅釋詁綽綽爰爰緩也

○元圻案東觀餘論周史伯碩父鼎說祈天永命俾弗中絕故曰縮綽爰爰緩也俾昌而大故曰綽與萬年子孫永寶同意皆善禱之辭四庫全書總目譜錄類宣和博古圖三十卷按晁公武讀書志稱為王楚撰而錢曾讀書敏求記稱元至大中重刻博古圖凡臣王黼云都為削去殆以人廢書則是書實王黼撰楚字為傳寫之訛矣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

言孔子篆者始見於此元圻案集古錄謂吳季子墓銘據張仲紳記云舊石埋滅開元中元宗命殷仲容摹榻其書以傳至大歷中蕭定又刊于石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以其名傳之久故錄之宋劉昌詩盧蒲筆記六京口有十字

碑世傳為孔子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而季字作蜀子攷篆文皆無之得曾攷元豐中編潤世類集乃曰君子之墓後湖居士李仲殊題季子廟詩亦曰溪邊君子墓始悟為君字非季字也戰國策顏觸曰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唐書張說傳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為洛陽人官中書令封燕國公說嘗自為其父碑帝為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此文即其謝表也

金石錄全云趙明誠作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

書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

壽一百一十餘歲今按書顧命云齊侯呂伋則成

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為齊侯矣何云竹書不可據大率類此○元圻案周公相成王而使

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或呂伋亦先就封亦未可定但太公若至康王時始卒則成王大漸時正顧命元老何以無一言一事是竹書固不可信至太公之年歸文王時已八十一武王成王當有百十餘歲史記亦曰太公之卒百有餘年陳氏書錄事類金錄三十卷東武趙明誠德甫撰其所藏二十

卷蓋做歐陽集古而數則倍之本朝諸家蓄古器物款式其考訂詳洽如劉原甫呂與叔黃長睿多矣犬抵好附會古人名氏惟此書則不然好古之通人也明誠宰相挺之之子其妻易安居士李氏為作後序頗可觀

滴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

也說苑載鄉官又有祭正集證今本亦猶祭酒也元

案朱子曰閩中人李復字履中及識橫渠先生紹聖間為西邊使者博記能文今信州有滴水集者即其文也史記荀卿列傳齊宣王時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注禮食必先祭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

遠屈平邇斬尚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

幸也然入秦不反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

發於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最無罪反

爾好還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吁秦詛楚耶楚詛秦耶闕按此亦見王氏懷抱何云其有為言之也全云陳項之假名於楚亦猶

異日韓劉之託名於宋也元圻案集古錄秦祀巫咸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者以其言楚王熊相之罪也史記世家楚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疑

熊良夫能商能槐能元而無熊相詛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則秦自穆公十八世為惠文王也又按秦本紀與楚世家自楚平王

娶婦於秦其後累世不以兵交至宣王能良夫時秦始侵楚及惠文王時與楚懷王能槐屢相攻伐則秦所詛者楚懷王也但史記以為能槐者失之

爾槐相二字相近蓋轉寫之誤姚寬西溪叢語上秦誓又有三本岐陽告巫咸朝那告大沈要冊告亞駝其言述秦穆公與楚成王遂及能相背十八

世詛盟之罪以史記世家攻之秦十八世當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縱橫爭霸此詛政為懷王也史記屈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

左徒上官大夫諛之王怒而疏屈平又張儀至楚又因厚幣用事者靳尚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復釋去張儀又史記楚世家秦欲伐齊而

楚與齊從親使張儀南見楚王曰王閉關而絕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楚王大說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張儀謂楚將軍

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又秦昭王遺楚王書曰願與王會武關于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於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遂閉武關

遂與西至咸陽又曰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又陳涉世家陳三老豪傑皆曰將軍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

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項羽本紀梁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又范增曰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

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案三十卷以許氏原本部敘卷二通

論三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卷共四十卷等篇呂太

史全云成祖謙謂元本斷爛每行減去數字故尤難讀若

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繹恐猶可補也今浙

東所刊得本於石林葉氏蘇魏公本也全云蘇魏公頌元折案四

庫全書總目小學類說文繫傳四十卷南唐徐鉉撰錯字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圍城之中事跡具南唐書本傳此書本出蘇頌所傳篆文為監察王聖美翰林祇候劉允恭所書卷末題子容者即頌字也乾道癸巳尤袤得於葉夢得家寫以與李燾詳見袁跋

說文聖部爵字下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

志鳳凰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爵即鳳凰

歟集證論衡講瑞篇引禮記瑞命篇云雄曰鳳雌曰皇雄鳴節節雌鳴足足宋志所採蓋禮記佚篇也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于甕字皆章草檄云永

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答吳斗南

書謂東漢討羌檄日辰與通鑑長歷不同蓋指此

也今考通鑑目錄漢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

原注後漢紀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恐當以長歷為正何云漢紀

亦云元折案黃長睿東觀餘論曰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瓮中有東漢時竹簡甚多往往散亂不可攷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字尚完皆章草書其詞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文書上郡屬中二千石守丞建義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革旁行為書記顏氏注今西方

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

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

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漈六書略云梵書

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集證按法苑珠林梵法盧居於天竺黃史

蒼頡在於中夏梵法取法於淨天蒼頡因華於鳥跡文畫誠異傳理則同翻譯名義法盧風此乃大仙人名元折案唐書藝文志道家類釋氏元暉

法苑珠林集一百卷元暉本名道世四庫全書總目釋家類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唐釋道世撰道世字元暉上都西明寺僧是書成於高宗總章元年朝散大夫蘭臺侍郎隴西李儼為之序

韓文公

李陽冰書考經後記

曰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杜子美詩曰讀

書難字過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是

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

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

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

節義字此可為學者之戒元圻案漢書孔光傳稱光經術尤明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

徒太傅太師見王莽威權日盛憂懼不知所出而不能堅辭去位故曰不知進退張禹傳稱禹經學精習帝車駕至禹弟親問禹曰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王氏故曰不識剛正唐書姦臣傳許敬宗幼善屬文父善心為守文化及所殺敬宗舞蹈求生又陰揣高宗將立武昭儀即妄言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

何哉帝意遂定故曰不識忠孝柳宗元傳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宗元等繞節從之一債而不復宜哉彼若不附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為名卿才大夫惜哉故曰不識節義李衡字彥平號樂菴江都人紹興二年進士歷官秘閣修撰致仕居崑山其初成樂菴詩云老子平生百不足菴成那管食無肉終朝閉戶只讀書四面開窗都見竹可以見其人品矣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

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

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為隸自

何云隸書似在八分之前行書似在草書之後郭氏五季人未足據也○元所案趙明誠金石錄跋尾十二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額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庚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以楷書為隸至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書自是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為隸書故誌之以祛來者之惑

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以楷書為隸至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書自是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為隸書故誌之以祛來者之惑

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以楷書為隸至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書自是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為隸書故誌之以祛來者之惑

法苑珠林集一百卷元暉本名道世四庫全書總目釋家類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唐釋道世撰道世字元暉上都西明寺僧是書成於高宗總章元年朝散大夫蘭臺侍郎隴西李儼為之序

韓文公李陽冰書考曰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杜子美曼成詩曰讀

書難字過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是

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

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

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

節義字此可為學者之戒元圻案漢書孔光傳稱光經術尤明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太傅太師見王莽威權日盛憂懼不知所出而不能堅辭去位故曰不知進退張禹傳稱禹經學精習帝車駕至禹弟親問禹曰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王氏故曰不識剛正唐書袁臣傳許敬宗幼善屬文父善心為字文化及所殺敬宗舞蹈求生又陰揣高宗將立武昭儀即妄言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

何哉帝意遂定故曰不識忠孝柳宗元傳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宗元等稜節從之一債而不復宜哉彼若不附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為名卿才大夫惜哉故曰不識節義李衡字彥平號樂菴江都人紹興二年進士歷官秘閣修撰致仕居崑山其初成樂菴詩云老子平生百不足菴成那管食無肉終朝閉戶只讀書四面開窗都見竹可以見其人品矣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為隸自

歐陽公始原注庚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千文云杜彙鍾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何云隸書似在八分之前行書似在草書之後郭氏五季人未足據也元圻案陳氏書錄藝術類古今法書苑十卷主客郎中臨淄周越撰書品七卷梁度支尚書庾肩吾撰六體論一卷書斷三卷唐昇州司馬張懷瓘撰書斷曰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或云後漢時人隸書秦下邳人程邈所造也又曰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則八分似在前而書苑曰蔡文姬言割

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為八分書則八分似在後未知孰是書斷又曰章草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作也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之所造也按張芝本以善章草得名則草書在行書之

後趙明誠金石錄跋尾十二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庚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謂楷書為隸至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蓋自是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為隸自魏此碑教自題為隸書故誌之以祛來者之惑

趙明誠金石錄跋尾十二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庚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謂楷書為隸至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蓋自是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為隸自魏此碑教自題為隸書故誌之以祛來者之惑



前無疑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著汗簡三卷佩觿三卷東坡為作小傳所  
謂恕先在馬呼之欲出者也 書錄解題藝術類書品七卷梁度支尚書度  
肩吾撰六體論一卷唐昇州司馬張懷瓘撰古今法書苑十卷主客郎中臨  
淄周越撰

下音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闢翕  
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剛一  
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闢一翕而平上去入備  
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  
呂應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于此謂闢翕者律  
天清濁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  
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為春聲陽為夏  
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見觀物外篇  
皇極經世二注鍾氏過曰邵子經世聲音圖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  
八天數以日月星辰相因為一百六十地數以水火土石相因為一百九十

二於天數內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十二是謂天之用聲於地數內去天  
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為聲水火土  
石四象為音聲有清濁音有闢翕遇奇數則聲為清音為闢遇耦數則聲  
為濁音為翕聲皆為律音皆為呂以律唱呂以呂和律天之用聲別以平上  
去入者一百十二皆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一  
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入之聲倡之 橫渠張子曰

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  
口以兼五聲也此張子全書  
理窟中語 夾滌鄭氏曰聲為經音為緯平上

商七音也其體橫故為緯元所案通志藝文略三十六字母圖  
一卷僧守溫撰切韻之學起於西域  
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者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  
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彈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為經音  
為緯云云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 <small>註見上條</small> 豈所謂學在四夷者
與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為三百八十四聲為二

何一者只言... 卷之...

前無疑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著汗簡三卷佩觿三卷今存東坡為作小傳所謂恕先在馬呼之欲出者也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叟

何氏本作聰

定律呂聲音以正天

下音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闢翕

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剛一

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闢一翕而平上去入備

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

呂應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于此謂闢翕者律

天清濁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

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為春聲陽為夏

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

見觀物外篇下○集證按

皇極經世二注鍾氏過曰邵子經世聲音圖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

二於天數內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十二是謂天之用聲於地數內去天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為聲水火土石四象為音聲有清濁音有闢翕過奇數則聲為清音為闢過耦數則聲為濁音為翕聲皆為律音皆為呂以律唱呂以呂和律天之用聲別以平上去入者一百十二皆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入之聲倡之 橫渠張子曰

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

口以兼五聲也此張子全書理屬中語 夾滌鄭氏曰聲為經音為緯平上

去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為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

商七音也其體橫故為緯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

集證通志藝文略三十六字母圖一卷僧守溫撰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者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

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 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

為二十圖

元折案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切韻指掌圖二卷附檢例一卷宋司馬光撰其檢例一卷則邵先祖所補光書以三

十六字母科別清濁為二十圖首獨韻次開合韻每類之中夾祭六書胃  
又以四等多寡為次故高為獨韻之首于官為用合韻之中夾祭六書胃

十圖夾	於文	貫數音	氏讀書	各歸於	本母韻	齊梁以前	庫全書	卷則邵	韻每類	滌論華	音而華	鉢梵人	從聞中	下以識	原注所
略五謂	所得	為善凡	志曰切	母幫滂	歸本等	此學未	總目小	則邵先	之中又	梵曰華	有無窮	長於音	入有目	識字人	引天竺
梵人長	從見	觀國王	韻者上	滂並明	者謂之	傳至沈	學類切	祖所補	以四等	書制字	之字梵	所得從	根功德	為賢智	國甚重
於音所	入華	必有贊	字為切	非敷奉	音和本	沈約以	韻指掌	光書以	多寡為	極密點	則音有	聞入故	少耳根	不識字	文制云
所得從	則一	德佛經	下字為	微唇音	等聲盡	以後始	圖二卷	三十六	次故高	畫極多	有妙義	曰此方	功德多	人為庸	云皆本
聞入華	音該	中偈頌	為韻其	也端透	盡沈入	以之為	附檢例	字母科	高為獨	梵書比	而字無	真教體	之說華	為庸愚	傳文也
人長	一字	皆其式	學本出	定泥知	別等者	文章近	一卷宋	別清濁	獨韻干	之實相	文彩華	清淨在	人長於	鳩摩羅	鳩摩羅
於	梵則	也○元	西域今	徹澄娘	謂之類	近時始	宋司馬	為二十	官為開	遼遼故	則字有	音聞我	於文所	什天竺	什天竺
文	一字	折案晁	其法類	齒音也	隔變也	有專門	光撰其	圖首獨	合韻之	梵有無	變通而	昔三菩	所得從	人見晉	人見晉
所	或	氏讀書	本韻字	曉匣影	中國自	者矣四	檢例一	韻次開	首鄭夾	窮之	音無	提盡	見入故	書藝術	書藝術
得		志曰切	韻字	各歸於	歸			合							
從		為善凡	韻字	母幫滂	歸										
見		觀國王	韻字	滂並明	謂之										
入		必有贊	韻字	非敷奉	音和本										
華		德佛經	韻字	微唇音	等聲盡										
則		中偈頌	韻字	也端透	盡沈入										
一		皆其式	韻字	定泥知	別等者										
音		其法類	韻字	齒音也	謂之類										
該		本韻字	韻字	曉匣影	隔變也										
字		也○元	韻字	各歸於	中國自										
梵		氏讀書	韻字	歸	歸										
則		志曰切	韻字	母幫滂	謂之										
一		為善凡	韻字	滂並明	音和本										
音		觀國王	韻字	非敷奉	等聲盡										
字		必有贊	韻字	微唇音	盡沈入										
該		中偈頌	韻字	也端透	別等者										
一		皆其式	韻字	定泥知	謂之類										
字		其法類	韻字	齒音也	隔變也										
梵		本韻字	韻字	各歸於	中國自										
則		氏讀書	韻字	歸	歸										
一		志曰切	韻字	母幫滂	謂之										
音		為善凡	韻字	滂並明	音和本										
字		觀國王	韻字	非敷奉	等聲盡										
該		必有贊	韻字	微唇音	盡沈入										
一		中偈頌	韻字	也端透	別等者										
字		皆其式	韻字	定泥知	謂之類										
梵		其法類	韻字	齒音也	隔變也										
則		本韻字	韻字	各歸於	中國自										
一		氏讀書	韻字	歸	歸										
音		志曰切	韻字	母幫滂	謂之										
字		為善凡	韻字	滂並明	音和本										
該		觀國王	韻字	非敷奉	等聲盡										
一		必有贊	韻字	微唇音	盡沈入										
字		中偈頌	韻字	也端透	別等者										
梵		皆其式	韻字	定泥知	謂之類										
則		其法類	韻字	齒音也	隔變也										
一		本韻字	韻字	各歸於	中國自										
音		氏讀書	韻字	歸	歸										
字		志曰切	韻字	母幫滂	謂之										
該		為善凡	韻字	滂並明	音和本										
一		觀國王	韻字	非敷奉	等聲盡										
字		必有贊	韻字	微唇音	盡沈入										
梵		中偈頌	韻字	也端透	別等者										
則		皆其式	韻字	定泥知	謂之類										
一		其法類	韻字	齒音也	隔變也										
音		本韻字	韻字	各歸於	中國自										
字		氏讀書	韻字	歸	歸										
該		志曰切	韻字	母幫滂	謂之										
一		為善凡	韻字	滂並明	音和本										
字		觀國王	韻字	非敷奉	等聲盡										
梵		必有贊	韻字	微唇音	盡沈入										
則		中偈頌	韻字	也端透	別等者										
一		皆其式	韻字	定泥知	謂之類										
音		其法類	韻字	齒音也	隔變也										
字		本韻字	韻字	各歸於	中國自										
該		氏讀書	韻字	歸	歸										
一		志曰切	韻字	母幫滂	謂之										
音		為善凡	韻字	滂並明	音和本										
字		觀國王	韻字	非敷奉	等聲盡										
梵		必有贊	韻字	微唇音	盡沈入										
則		中偈頌	韻字	也端透	別等者										
一		皆其式	韻字	定泥知	謂之類										
音		其法類	韻字	齒音也	隔變也										
字		本韻字	韻字	各歸於	中國自										
該		氏讀書	韻字	歸	歸										
一		志曰切	韻字	母幫滂	謂之										
音		為善凡	韻字	滂並明	音和本										
字		觀國王	韻字	非敷奉	等聲盡										
梵		必有贊	韻字	微唇音	盡沈入										
則		中偈頌	韻字	也端透	別等者										
一		皆其式	韻字	定泥知	謂之類										
音		其法類	韻字	齒音也	隔變也										
字		本韻字	韻字	各歸於	中國自										
該		氏讀書	韻字	歸	歸										
一		志曰切	韻字	母幫滂	謂之										
音		為善凡	韻字	滂並明	音和本										
字		觀國王	韻字	非敷奉	等聲盡										
梵		必有贊	韻字	微唇音	盡沈入										
則		中偈頌	韻字	也端透	別等者										
一		皆其式	韻字	定泥知	謂之類										
音		其法類	韻字	齒音也	隔變也										
字		本韻字	韻字	各歸於	中國自										
該		氏讀書	韻字	歸	歸										
一		志曰切	韻字	母幫滂	謂之										
音		為善凡	韻字	滂並明	音和本										
字		觀國王	韻字	非敷奉	等聲盡										
梵		必有贊	韻字	微唇音	盡沈入										
則		中偈頌	韻字	也端透	別等者										
一		皆其式	韻字	定泥知	謂之類										
音		其法類	韻字	齒音也	隔變也										
字		本韻字	韻字	各歸於	中國自										
該		氏讀書	韻字	歸	歸										
一		志曰切	韻字	母幫滂	謂之										
音		為善凡	韻字	滂並明	音和本										
字		觀國王	韻字	非敷奉	等聲盡										
梵		必有贊	韻字	微唇音	盡沈入										
則		中偈頌	韻字	也端透	別等者										
一		皆其式	韻字	定泥知	謂之類										
音		其法類	韻字	齒音也	隔變也										
字		本韻字	韻字	各歸於	中國自										
該		氏讀書	韻字	歸	歸										
一		志曰切	韻字	母幫滂	謂之										
音		為善凡	韻字	滂並明	音和本										
字		觀國王	韻字	非敷奉	等聲盡										
梵		必有贊	韻字												



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八人同撰集唐長孫訥言箋註郭知元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是十人今云九人者長孫內言但箋

分上下矣

韻略略皆後人不知而作者也然其部叙於一東下注云德紅反濁滿

口聲自此至二十四之皆然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上聲去聲亦然則其聲音之道區分之方隱然見於述作之表也今之為韻者既不載聲調之清濁而平聲輒分上下自以二仙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從真字而來學者由之不知而隨聲雷同古人造端立意之本失矣 米元章

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 韻次第較鶴山亦不合

今平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為下平之首不知先

字蓋自真字而來愚考徐景安樂書凡宮為上平

商為下平角為入徵為上羽為去則唐時平聲已

分上下矣 集證按顧氏音論廣韻五卷上平聲一東至二十八山下平聲一先至二十九凡上聲一董至五十五范去聲一送至六十六

梵入聲一屋至三十四之凡二百六部此唐與宋初人遵用之書又云廣韻二十八刪二十八山未知鶴山所見唐韻於何處多添一韻又云周公謹雲烟過眼錄云吳彩鸞書切韻一本其書一先二仙為廿三先廿四仙 米元章

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 隱沈約之謚 只

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為二然後魏江

式曰晉呂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

角徵羽各為一篇 見魏書本傳 則韻分為五始於呂靜非

自沈約始也約答陸厥曰宮商之聲五文字之別

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

所學 見南齊書文 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

何云米元章云以下當自為一條○元折案隋書經籍志上聲類十卷魏左校令李登撰韻集六卷晉安復令呂靜撰宋許觀東齋記事曰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叔然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學也宋周彥倫作四聲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聲韻畧之類紛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為唐韻諸書遂廢本朝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畧字統及三蒼爾雅為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為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



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八人同撰集唐長孫訥言箋  
 註郭知元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是十人今云九人者長孫訥言但箋  
 注而未增加也。○元圻案書錄解題小學類廣韻五卷隋陸法言撰開皇初有  
 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共為撰集長孫訥言為之箋注唐朝轉有增加至開元  
 中陳州司法孫愐著成唐韻本朝陳彭年等重修今四庫全書校本按陸法  
 言本名切韻孫愐修之為唐韻陳彭年等修之為廣韻雖相因而作實各自成  
 書也。○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  
 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闕按親見吳彩鸞所書唐韻次第較鶴山亦不合  
 今平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為下平之首不知先  
 字蓋自真字而來愚考徐景安樂書凡宮為上平  
 商為下平角為入徵為上羽為去則唐時平聲已  
 分上下矣。集證按顧氏音論廣韻五卷上平聲一東至二十八山下平  
 聲一先至二十九凡上聲一董至五十五范去聲一送至六十  
 梵入聲一屋至三十四凡二百六部此唐與宋初人遵用之書又云廣韻  
 二十八刪二十八山未知鶴山所見唐韻於何處多添一韻又云周公謹雲烟  
 過眼錄云吳彩鸞書切韻一本其書一先二仙為廿三先廿四仙  
 ○新案唐藝文志樂類徐景安歷代樂儀三十卷四庫書不著錄米元章

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隱沈約之謚只  
 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為二然後魏江  
 式曰晉呂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  
 角徵羽各為一篇見魏書本傳則韻分為五始於呂靜非  
 自沈約始也約答陸厥曰宮商之聲五文字之別  
 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  
 所學見南齊書文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  
 何云米元章云以下當自為一條。○元圻案隋書經籍志上聲類十卷魏  
 左校令李登撰韻集六卷晉安復令呂靜撰宋許觀東齋記事曰古者  
 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叔然始作反切其實出  
 於西域梵學也宋周彥倫作四聲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為在  
 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  
 該四聲韻畧之類紛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為唐韻諸書遂廢本朝  
 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臧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畧字統及三蒼爾雅  
 為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為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

修禮部韻略頒行初賈昌朝言舊韻略多無訓解又疑單聲與重疊字不口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單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也唐書藝文志樂類徐景安歷代樂儀三十卷今四庫書不著錄

潛虛以蒐為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原注古文韻蒐字碧落文

○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集韻十卷舊本題宋丁度等奉敕撰考司馬光切韻指掌圖序稱仁宗皇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叔重而降凡數十家總為集韻而以賈公昌朝王公洙為之屬治平四年余得旨繼纂其職書成上之嘗因討究之暇科別清濁為二十圖云云則此書成於司馬光之手非盡出丁度等也陳氏書錄小學類前漢古字韻編五卷侍郎宣城陳天麟季陵撰取漢書所用古字以今韻編入之又景祐集韻十卷直史館宋祁鄭戩等修定學士丁度李淑典領字訓皆本說文說文所無則引他書為解又儒家類潛虛一卷司馬光撰言萬物皆祖於虛元以準易虛以準元潛虛曰一六置後二七置前三八置左四九置右通以五十五行叶序印而瞻之宿躔從度印則為蒐煩則為陸印得五宮煩得十數釋音蒐古文天字

廣韻信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原注見孟子歸字有齊歸

原注見左傳其遺闕多矣賁育謂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

為姓古有勇士賁育謂矣闕按賁氏為姓者音肥全云漢有賁赫元圻案又有淮南賁生師古曰賁音肥見前書儒林傳寰宇記充國故城在閩中西南九十四里蓋以國為姓

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撫古今文字為韻海鏡源三

百六十卷以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

如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今不傳闕按宋藝文志顏真卿韻海鏡源亦

僅十六卷鏡為鑑避翼祖嫌名元圻案唐書顏真卿傳元載以為誹謗由檢校刑部尚書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又文藝蕭穎士傳子存能文辭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撫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

韓非五蠹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

之公說文部云自營為公部背公為公元圻案錢氏大昕曰古音營如環

宋元憲寶翫佩觿全云郭忠恕作三篇蘇文忠每出必取聲韻

音訓文字置篋中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字元圻

業歐陽公歸田錄云宋丞相庠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玩之邵博聞見後錄二十七季方叔云東坡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復置行篋中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一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為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李壁王介甫平甫歸飲詩註云晁景迂晚年嘗語人云日課識十五字景迂博學多識未見其比晚年衰病尚勤如此可以為法也書錄解題小學類佩觿三卷國子周易博士洛陽郭忠恕先撰觿者所解結也

有句類生拘注鈎有肉類生與生與有干類生胖生叛有美類生僕生僕據拘當入手類鈎當入金類則句為虛設與當入木類與當入未類則句為虛設胖當入肉類叛當入反類則半為虛設僕當入國類僕當入臣類則美為虛設蓋句也肉也半也美也皆子也子不能生是為虛設此臣所以去其二百十而取其三百二十也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嬰劉龔因之

皆字書所無原注梁四公記亦然○元圻案三國志吳孫休傳注吳錄載休詔曰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靈靈音如兒鮐之鮐字弄弄音如元磧首之磧次子名靈靈音如草莽之莽字昱昱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寢寢音如衰衣下寬大之衰字積積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五代史南漢世家劉龔初名巖又更曰陟

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識書滅劉氏者龔也龔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為龔字音儼以名焉唐書藝文志雜傳記類盧誥四公記一卷一作梁載言太平廣記梁四公記云梁天監中有蜀闢魏杰魏齋仇督四公謂武帝帝見之甚悅通鑑唐紀則天皇后天授元年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胡三省註照唐書年為龔正為龔裴松之孫休傳注曰造無况之字制不典之音達明詔於前修垂堂駭於後代不亦異乎通志六書略五武后造字圖代國

隋志以蒼頡訓纂漢書為三才言

歷博學為三蒼并訓纂為四篇

母敬作博學篇并於李斯蒼頡篇已久而不復可別識矣訓纂揚雄作滂喜賈勳作集證五海四十四元魏江式曰李斯破大篆為小篆造蒼頡九章趙高造爰歷六章胡毋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為上卷至哀帝元壽中揚子雲作訓纂為中卷和帝永元中賈叔即接記滂喜為下卷故稱為三蒼元圻案隋書經籍志六藝經緯類三蒼三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勳作滂喜篇故曰三蒼注所引蒼頡篇此史本傳不載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引梁庾元威論書云云正與此文同張懷瓘書斷昔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漢興閭里書私合之總謂蒼頡篇斷六十字為一章凡五十五章至平帝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未央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



業歐陽公歸田錄云宋丞相庠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玩之邵博聞見後錄二十七李方叔云東坡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複置行篋中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一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為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李壁王介甫平甫歸飲詩註云晁景迂晚年嘗語人云日課識十五字景迂博學多識未見其比晚年衰病尚勤如此可以為法也書錄解題小學類佩觿三卷國子周易博士洛陽郭忠恕撰

有句類生拘生鈎有肉類生與生與有牛類生牝生叛有美類少僕僕據拘當入手類鈎當入金類則句為虛設東當入木類則句為虛設

胖當入肉類叛當入反類則半為虛設僕當入國類則當入臣類則美為虛設蓋句也肉也半也美也皆子也子不能生是為虛設此臣所以去其二百十而取其三百二十也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墜劉龔因之

皆字書所無原注梁四公記亦然○元圻案三國志吳孫休傳注吳錄載休詔曰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電電音如胡水灣澳之灣字簡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雲雲音如兒就之就字弄弄音如元磧首之磧次子名鉅鉅音如草莽之莽字昱昱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瘞瘞音如衰衣下寬大之衰字積焚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五代史南漢世家劉龔初名巖又更曰陟

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識書滅劉氏者龔也龔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為龔字音儼以名馬唐書藝文志雜傳記類盧誥四公記一卷一作梁載言太平廣記梁四公記云梁天監中有蜀闕魏志魏龔仇督四公謂武帝帝見之甚悅通鑑唐紀則天皇后天授元年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胡三省註照為盟天為丙地為塗日為○月為田星為○君為鹿臣為患人為至載為廡年為乘正為出通志云書略載孫亮命子制八字齒作齒拒作齒寇作寇其音並同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為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

歷博學為三蒼并訓纂為四篇闕按三蒼之名以隋經籍志為定蓋趙高所作爰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并於李斯蒼頡篇已久而不復可別識矣訓纂揚雄作滂

母敬作博學篇并於李斯蒼頡篇已久而不復可別識矣訓纂揚雄作滂喜賈勳作集證五海四十四元魏江式曰李斯破大篆為小篆造蒼頡九章趙高造爰歷六章胡母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為上卷至哀帝元壽中揚子雲作訓纂為中卷和帝永元中賈勳即接記滂喜為下卷故稱為三蒼○元圻案隋書經籍志六藝經緯類三蒼三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勳作滂喜篇故曰三蒼注所引諸書此史本傳不載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引梁庾元威論書云云正與此文同張懷瓘書斷昔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漢興閭里書私合之總謂蒼頡篇斷六十字為一章凡五十五章至平帝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未央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業歐陽公歸田錄云宋丞相庠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玩之邵博聞見後錄二十七李方叔云東坡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複置行篋中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一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為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李壁王介甫平甫歸飲詩註云晁景迂晚年嘗語人云日課識十五字景迂博學多識未見其比晚年衰病尚勤如此可以為法也書錄解題小學類佩觿三卷國子周易博士洛陽郭忠恕撰

夾漈通志六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為字之母然母能

生而子不能生誤以子為母者二百十類元析案下文自序曰此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嬰劉龔因之因之闕本

皆字書所無原注梁四公記亦然元析案三國志吳孫休傳注吳錄載休詔曰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靈靈音如兒

水灣澳之灣字簡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雲雲音如兒 名瘞瘞音如衰衣下寬大之衰字瘞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五代史南漢世家劉龔初名巖又更曰陟

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識書滅劉氏者龔也龔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為龔字音儼以名焉唐書藝文志雜傳記類盧說四公記一卷一作梁載言太平廣記梁四公記云梁天監中有蜀閬縣杰楚齋仇胥四公謂武帝帝見之甚悅通鑑唐紀則天皇后天授元年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胡三省註照為翌天為丙地為莖日為月為星為君為唐臣為患人為至載為廡年為車正為岳通志六書略載孫亮命子制八字首作齒拒作龜作龜其音並同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為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

歷博學為三蒼并訓纂為四篇闕按三蒼之名以隋經籍志為定蓋趙高所作爰歷篇胡

母敬作博學篇并於李斯蒼頡篇已久而不復可別識矣訓纂揚雄作滂喜賈勳作集證五海四十四元魏江式曰李斯破大篆為小篆造蒼頡九章趙高造爰歷六章胡毋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為上卷至哀帝元壽中揚子雲作訓纂為中卷和帝永元中賈勳即接記滂喜為下卷故稱為三蒼元析案隋書經籍志六藝經緯類三蒼三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勳作滂喜篇故曰三蒼注所引爰歷篇此史本傳不載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引梁庾元威論書云云正與此文同張懷瓘書斷晉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漢興閭里書私合之總謂蒼頡篇斷六十字為一章凡五十五章至平帝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未央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

二十四章以纂續蒼頡也班固乃復續十三章和帝永初中賈魴又撰異字取固所續而廣之為三十四章用訓纂之末字以為篇目故曰滂喜篇言滂汜大盛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

急就篇第十沐浴揃搨寡合同莊子外物篇皆媿可以

休老亦作揃搨元所案顏師古急就篇註揃搨謂鬚髮眉髮也蓋去其不齊整者寡合同者言其妍靜少對偶也厚齋

急就篇補註曰莊子外物篇皆媿可以休老皆子斯反音咨亦作揃三蒼云揃猶翦也媿亦作揃說文字林云批也厚齋補註本陸德明莊子釋文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算

原注夜凡書之其字皆點平聲原注攻媿集元圻案樓大防如何其

序云叔祖字元應於六經句讀點法悉有定規如不字本方久切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皆點平聲惟夜如何其則不點蓋本是以算字而借為其也

李瀚蒙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間原注近世續蒙求者不知此文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蒙求集注二卷晉李瀚撰瀚始未未詳考李匡又資暇集稱宗人瀚作蒙求則亦李勉之族又五代史桑

維翰傳稱初李瀚為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晉高祖以為浮薄當即其人也其注不著撰人名氏案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補註蒙求徐子光撰晁氏讀書志曰李瀚纂經傳善惡事實類者兩兩相比為韻語取蒙卦童蒙求我之意以名其書蓋以教學童云書錄解題類書類本朝蒙求三卷范鎮撰十七史蒙求一卷題王先生不著名氏或云王令也案此二書蓋即攻媿所云近世之續蒙求者集證按蒙求共七十五章章八句末一章四句前四十二章以平上平去平入相間後三十三章以平上去入相間

經說

六經始見於莊子天運篇原注孔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禮樂詩

書易春秋為六藝始見於太史公滑稽列傳原注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案下云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或云七經原注後漢趙

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經蜀秦宓謂文翁遺相如東受七經全云七經或以六經六緯為

十二經原注莊子或以五經五緯為十經原注南史或

云九經原注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樂經既亡

經論語唐谷那律傳九經庫始有九經之名

二十四章以纂續蒼頡也班固乃復續十三章和帝永初中賈魴又撰異字取固所續而廣之為三十四章用訓纂之末字以為篇目故曰滂喜篇言滂沱大盛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

急就篇第十沐浴揃滅寡合同也蓋去其不齊整者寡合同者言

其妍澹少對偶也莊子外物篇皆滅可以休老亦作揃滅

王氏急就篇補註曰莊子外物篇皆滅可以休老皆子斯反音咨亦作揃三蒼云揃猶翦也滅亦作揃說文字林云批也素王氏此注本陸德明莊子釋文元所案顏師古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箕

原注夜凡書之其字皆點平聲原注攻媿集元所案樓大防如何其

序云叔祖字元應於六經句讀點法悉有定規如不字本方久切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皆點平聲惟夜如何其則不點蓋本是以箕字而借為其也

李瀚蒙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間原注近世續蒙求者不知此攻媿云全云此註是

正文元所案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蒙求集注二卷晉李瀚撰瀚始末未詳考李匡又資暇集稱宗人瀚作蒙求則亦李勉之族又五代史桑

維翰傳稱初李瀚為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晉高祖以為浮薄當即其人也其注不著撰人名氏案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補註蒙求徐子光撰晁氏讀書志曰李瀚纂經傳善惡事實類者兩兩相比為韻語取蒙卦童蒙求我之意以名其書蓋以教學童云書錄解題類書類本朝蒙求三卷范鎮撰十七史蒙求一卷題王先生不著名氏或云王令也案此二書蓋即攻媿所云近世之續蒙求者集證按蒙求共七十五章章八句末一章四句前四十二章以平上平去平入相間後三十三章以平上去入相間

經說

六經始見於莊子天運篇原注孔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禮樂詩

書易春秋為六藝始見於太史公滑稽列傳原注孔子曰六

藝於治一也案下云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或云七經原注後漢趙

經蜀秦宓謂文翁遺相如東受七經全云七經者蓋六經之外加論語東漢以後則加孝經而去樂或以六經六緯為

十二經原注莊子天道篇或以五經五緯為十經原注南史周續之或

云九經原注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唐谷那律傳九經康始有九經之名樂經既亡

而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全云景帝已以胡毋子都為春秋公羊博士而董子亦為博士則景帝已置二博士矣。邵子皇極經世定以易書詩春秋

為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王伯闕按吳文正謂經焚於秦而易獨存經出於漢而樂獨亡。

元折案莊子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試往因焉往見而老聃不許於是緇十二經以說老聃陸氏釋文十二經者六經加六緯一說云易上下經並十翼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南史周續之傳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十經名冠同門稱為顏子後漢書趙典傳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注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靡不貫綜三國志蜀秦宓傳宓與王商書曰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唐書儒學傳谷那律魏州昌樂人淹識羣書褚遂良嘗稱為九經庫邵子觀物內篇四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注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也五伯之時如冬

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

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白虎通五經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二說不同然五

經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元折案白虎通五經篇經所以有五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

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闕按今本作五此云一於事則合於文則改何云非改也今所見者誤本耳元折案翟酺傳初酺之為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章懷注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此言未知何據豈唐時本已誤一為五耶攷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闕按此出楚元王傳韓

嬰皆以詩為博士原注所謂魯詩韓詩五經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固闕本脫為博士原注所謂謂齊詩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見武帝紀儒林傳贊曰武

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見武帝紀儒林傳贊曰武

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為五也

闕按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謂此事在漢書無考余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孝文皇帝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非岐說之所本乎第史文不備耳

全云據儒林傳則張生歐陽生並受業於伏生而張生為博士歐陽生未得為博士也歐陽生之曾孫高始為博士夏侯氏則出張生者○元折案漢書藝文志易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書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歐陽說義二篇不著其名案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高孫地餘長賓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又志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

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儒林傳后倉字近君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又曰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又志曰春秋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師古曰名高

儒林傳轅固齊人也呂治詩孝景時為博士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全云正始石經不出邯鄲淳之筆詳見衛恒筆勢攷又云晉史則云稽康所書晉裴頠唐開成中唐元度後蜀

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

原注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諱皆缺畫唐之澤深矣集證玉海四十三紹興十三年二月內出御書左氏春秋及史記列傳宣示館職六月內出御書周易既而尚書委知臨安府張澄刻石頒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尚書十月

十一出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于大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廡○元折案後漢書蔡邕傳邕曰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

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鳳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註引洛陽紀碑有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實五經

晉書衛恒傳恒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魏書江式傳式上表言魏初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

八體六書精究開理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晉書裴頠傳頠字逸民博學稽古時天下暫寧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程易田云顧寧人金石文字

記云晉書裴頠傳云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而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頠嘗為之而未成國朝萬斯同季楚石經考云觀漢世石

經初始於熹平四年乙卯告成于光緒六年癸亥實歷九年之久則當裴公時昏主尸位海內大亂其事之未成可知矣愚案裴頠傳奏刻石寫經在楊駿既誅之後裴駿之誅在永平元年辛亥頠之被害在永康元年己未相距九年內憂外患迄無寧歲為而未成似為得實舊唐書文宗本紀開成二年

冬十月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遂  
奏置五經博士依後漢蔡邕刊碑立于太學初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  
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元度覆校字體宋范成大石經始末記按趙清獻  
公成都記偽蜀相母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于學宮而或又云母昭裔依  
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  
經始全至宣和間席文獻又刻孟子書參馬孝經論語爾雅廣政廣政蜀後  
主偽號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  
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詳觀其字畫亦  
必為蜀人所書萬氏斯同石經考載宋史趙克繼傳克繼秦王廷美曾孫善  
楷書尤工篆隸仁宗時詔與朝臣分隸石經謝鮒傳鮒字不疑丹陽人舉進  
士為上元主簿會國子監立石經以鮒善隸召為直講宣和書譜章友直傳  
友直字伯益閩人工玉著篆法嘉祐中與楊南仲篆石刻于國子監時人稱之  
宋史藝文志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按宋代石經不大彰於世或疑其未必成書  
何當時稱述者寥寥耶歐陽集古錄韓城鼎銘載楊南仲曰馮掖有得鼎韓  
城者摹其款識于石樂安公以南仲職典書學命釋其字嘉祐壬寅冬十月太  
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豫章楊南仲識晁氏讀書志云後蜀石經凡孟氏  
未叛唐時所刻於唐諱闕畫僭位以後則不闕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

按文粹七十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歷

代宗四年改元中名儒張參為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

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為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

於壁非鏡石也閣按今關中唐時石刻張參五經文字具在南渡後

張參作書時乃刊壁非鏡石耳蓋以正儒學傳序之謬非不見陝本也又云  
宋時石經貴蜀本而賤陝本故學宮及諸藏家皆蜀本不特南渡後權場無  
陝本也又云陝本石經有論語無孟子陝本在金時嘗補之但整完其殘闕  
非竟失數經而補之也陝本原無孟子近日曲沃賈撫軍始補之又云蜀本  
今難得予僅見毛詩殘闕一本  
序按賈撫軍名漢復康熙七年事繼舊史文宗紀云開成二年十

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

卷案舊唐書鄭覃傳覃故相珣之子長於經學稽古守正累遷尚書右

僕射同平章事開成初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  
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等會要載是年八月覆定石經字

體官唐元度狀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字

為準藝文志唐參有五經文字三卷元度有九經

唐元度九經字樣序表曰大歷中司業張參撰衆字之體者為定體... 錄曰五經文字參詳頗有... 貫傳字樣或失舊規今刪補... 漏以正之及於五經文字本邦之中... 其發錄舊本或者撰成新經... 錄一卷凡十六部四百二十一卷元度開... 元度開成

字樣一卷文宗時是正訛文乃元度非參也元折案錄總集類唐文粹一百卷兩浙轉運使合肥姚鉉寶臣撰鉉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三人又正史類唐書二百卷五代晉宰相涿郡劉昫等撰又典故類唐會要一百卷司空平章事晉陽王溥齊物撰又經解類五經文字三卷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歷中刻石長安太學九經字樣一卷唐河王友翰林待詔唐元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開成中上之

皇覽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

元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開成中上之唐元度九經字樣序表曰大歷中司業張參撰衆字之體者為定體號曰五經文字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元度九經字樣一卷凡十六部四百二十一卷元度開成中官翰林待詔

書見太平御覽愚謂儒以詩禮發冢莊子謂佞以

文姦者爾乃欲發冢以求詩書漢儒之陋至此按

嘗持論此舉未行秦漢後遂不獲見六經全文為終古之恨頗為世人所怪昭襄王葬葭陽括地志云在雍州藍田縣西六里不韋冢皇覽云在河南洛

陽北邙道西大家是魏地形志云在陽翟縣恐非○元折案史記索隱曰皇覽書名也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首覽故曰皇覽是魏人王象縵襲等所撰漢書霍光傳注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列故曰題湊劉更生諫成帝起昌陵疏曰秦惠文武昭嚴裏五王皆大作邱壟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其足悲也然則昭王冢在西漢時已遭發掘矣何因明帝時尚有此論皇覽之言似非實錄闕氏所引皇覽語見史記裴駭集解莊子外物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珠郭象註曰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恃也

次方上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

識其真偽當攷所出元折案歐陽公筆說曰學書當自成一家其見然後識其真偽余實見書之未博者模倣他人謂之奴書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

也元折案林文軒與楊龜山之孫次山書曰古人之所言皆求之日用

錄曰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脚或問先生何不着書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虞溥厲學閻按晉虞溥傳學徒既至溥乃作誥以獎訓之厲學當名曰學誥曰聖人之而寡

陸象山語錄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脚或問先生何不着書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陸象山語錄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脚或問先生何不着書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唐元度九經字樣序表曰大歷中司  
業張參撰漢字之傳者為定體  
辨曰五經文字書臣今參詳頗有傳  
賈傳字樣久或失舊規今刪補元  
論以正之文於五經文字本都之中採  
其疑誤舊本載者撰成新經字  
樣一卷凡十六部四百二十一卷元度甫  
成中書翰林待詔

字樣一卷文宗時是正訛文乃元度非參也元折案  
錄總集類唐文粹一百卷兩浙轉運使合肥姚鉉寶臣撰鉉太平興國八年  
進士第三人又正史類唐書二百卷五代晉宰相涿郡劉昫等撰又典故類  
唐會要一百卷司空平章事晉陽王溥齊物撰又經解類五經文字三卷唐國  
子司業張參撰大歷中刻石長安太學九經字樣一卷唐沔王友翰林待詔唐  
元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開成中上之

皇覽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

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

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

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

書見太平御覽  
五百六十愚謂儒以詩禮發冢莊子譏假經以

文姦者爾乃欲發冢以求詩書漢儒之陋至此按

嘗持論此舉未行秦漢後遂不獲見六經全文為終古之恨頗為世人所  
怪昭襄王墓荏陽括地志云在雍州藍田縣西六里不韋冢皇覽云在河南洛

陽北邙道西大家是魏地形志云在陽翟縣恐非元折案史記索隱曰皇覽  
書名也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省覽故曰皇覽是魏人王象繆襲等所  
撰漢書霍光傳注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列  
故曰題湊劉更生諫成帝起昌陵疏曰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邙  
壟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然則昭王冢在西漢時已遭發掘矣  
何因明帝時尚有此論皇覽之言似非實錄獨氏所引皇覽語見史記裴駟集解  
子外物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  
口中有珠郭象註曰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  
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恃也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

識其真偽當攷所出元折案歐陽公筆說曰學書當自成一家其模倣他人謂之奴書安昌  
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偽余實見書之未博者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即象山六經注

我之意蓋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功不但尋行數

墨也元折案林艾軒與楊龜山之孫次山書曰古人之所言皆求之日用日  
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須見得日用處注脚自可曉

虞溥厲學閩按晉虞溥傳學徒既至溥乃  
作誥以獎訓之厲學當名曰學誥曰聖人之道淡而寡

陸象山語錄學苟知本六經皆我  
注脚或問先生何不著書曰且經  
注我注六經

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為智；不勤教，無以為仁。任子語見太平御覽六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宜書以自儆。方樸山云此學而時習之一章義疏。元圻案晉書虞溥傳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除鄱陽內史大脩庠序廣招學徒乃作誥以獎訓之云云又曰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耶隋書經籍志道家任子道論十卷魏河東太守任昉撰金樓子戒子曰任昉每獻忠言輒手懷草自在禁省歸書不封何其美乎

文中子

王道

言聖人述史三馬書詩春秋三者固出於一陸

魯望

復友生論文書

謂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文粹載此書無禮字詩易為

經書春秋實史耳

原注禹臯陶之賡歌五子之歌皆載於書則詩與書一也文中子之言當矣。元圻案唐書隱逸

傳陸龜蒙字魯望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居松江甫里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後以高士名不至唐文粹載其復友生論文書曰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

王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見陸農師

詩注

元圻案陸農師和孫勉教授詩仲舒玉林足瑕類中散珠船不光彩自註云中散謂王微之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

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此條所引見太平御覽六百十九南齊沈麟士

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表峻自寫書課

日五十紙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

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中箱中後魏

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闕按後魏書無裴漢當作後周其勤與編蒲緝

柳一也國史藝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

字學小書闕按考之冊府元龜吳蜀皆有之蜀中始有板本文選亦見王明清揮塵錄後唐詔儒臣

田敏校九經鏤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

令孔維邢昺讐定頒布元圻案後漢書桓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

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南齊書高逸傳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好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寫火

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為養身靜嘿之所致也梁書文學傳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

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晉葛洪抱朴子自敘篇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乃負笈徒步行借就營田

園處以柴火寫書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聚書篇聚得細書周易尚書周官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各一部又使孔昂寫得前漢後漢史記

三國志晉陽秋莊子老子肘後方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書極精細周書裴寬傳寬弟漢字仲賈聰敏好學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於

疹疾彌年亦未嘗釋卷宋史田敏傳敏鄒平人後唐天成中奉詔與馬縞等同校九經南史衡陽王傳蕭鈞字宣禮高帝第十一子嘗手寫五經置巾

箱中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索何須蠅頭細書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檢閱既便且更手寫永不忘諸王效之巾箱五經自此始唐書柳仲郢傳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蔚宗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鈔又類所鈔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朱子曰今人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耳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彼時書猶難得

### 春秋正義云傳咸為七經詩王羲之寫業昭二十六年左傳咸黜不端正義曰諸

本咸或作減王肅云咸皆也傳咸為七經詩其左傳詩有此句王羲之寫亦作咸杜本當然今按藝文類聚初學

記載傳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詩皆四

言而闕其一集證初學記文學部載傳咸周易詩曰甲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修業既有典常輝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

用君子道長毛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顯允君子大猷是經聿修厥德令終有佑勉爾遐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

罔極有靦面目周官曰惟王建國設官分職進賢興功取諸易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允臻其極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修乃

職以聽王命左傳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遠不殞其名死而利國以為己榮茲心不爽忠而能力不為利論古之遺直咸黜不端

勿使能植孝經曰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敢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不義則爭匡救其惡

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論語曰：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克己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為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後已。元圻案：明楊升菴曰：此乃集句之始。晉書：傅咸傳，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好屬文，論頽川，庚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官司隸校尉，諡曰貞。

鄭康成註二禮，謂周禮禮記，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

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為八十一篇。

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

六篇。集證：隋經籍志：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授本文，又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七緯三十六篇，竝云孔子所作，合為八十一篇。後漢張衡傳：河洛六藝篇，易緯何云：錄已定，注引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

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

緯，何云：凡五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

何云：推度災沴，歷樞含神務，禮緯，何云：凡三含文，嘉稽命徵

斗威儀，樂緯，何云：凡三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孝經緯，何云：凡二

援神契，鈞命決，春秋緯，何云：凡十三演孔圖，元命包，文耀

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含孽

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以上七經緯，見後漢書方術類傳注，又有

尚書中候，論語識，在七緯之外，集證：太平御覽總目內，又有書緯命歷序，孝經緯左方契，咸嬉拒等，皆七緯所無，按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

哀平，張衡謂圖識成於哀平之際，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為內學，隋

焚其書，今唯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識緯，歐陽公欲

取九經之疏，刪去識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

詔圖識秘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至隋而江左之緯書

盡，全云：先乎魏孝文者，有秦符堅、元所案，漢書李尋傳，尋字子長，平陵人，治尚書好洪範

也。治尚書好洪範

也。治尚書好洪範

也。治尚書好洪範

也。治尚書好洪範

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論語曰：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克己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為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後已。○元圻案：明楊升菴曰：此乃集句之始。晉書傳咸傳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好屬文論。穎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官司隸校尉，諡曰貞。

鄭康成註二禮，謂周禮禮記，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

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為八十一篇。

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

六篇。集證隋經籍志：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授本文，又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七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合為八十一篇。後漢張衡傳：河洛六藝篇，錄已定，注引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易緯何云：凡六

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

緯，何云：凡五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

何云：凡三。推度災沴，歷樞含神，務禮緯，何云：凡三，含文嘉，稽命徵

斗威儀，樂緯，何云：凡三，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孝經緯，何云：凡二

援神契，鈞命決，春秋緯，何云：凡十三，演孔圖，元命包，文耀

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含孽

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以上七經緯，見後漢書方術樊英傳注，又有

尚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外，集證：太平御覽總目內，又有書緯命歷序，孝經緯左方契，咸嬉拒等，皆七緯所無，按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

哀平，張衡謂圖讖成於哀平之際，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為內學，隋

焚其書，今唯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讖緯，歐陽公欲

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

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何云：魏書孝文帝太和元年春正月戊寅

詔圖讖秘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至隋而江左

之緯書皆盡，元圻案：漢書李尋傳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好洪範

全云：元子魏考文者有秦符

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曲陽侯王根厚遇尋廼說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云云注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後漢書張衡傳初光武善識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桓譚傳譚言識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隋書經籍志宋大明中始禁圖識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即位乃發使收天下書籍與識緯相涉者皆焚之自是無復其學四庫全書於永樂大典中錄出易緯七種附於易類之後案曰儒者多稱識緯其實識是識緯是緯非一類也識者詭為隱語預決吉凶史記秦本紀稱盧生奏錄圖書之語是其始也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史記自序引易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漢書蓋寬饒傳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註者均以為易緯之文是也蓋秦漢以來去聖日遠儒者推闡論說各自成書與經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書大傳董仲舒春秋陰陽核其文體即是緯書特以顯有主名故不能託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漸雜以術數之言既不知作者為誰因附會以神其說迫彌傳彌失又益以妖妄之辭遂與識合而為一然班固稱聖人作經賢者緯之楊侃稱緯書之類謂之秘經圖識之類謂之內學河洛之書謂之靈篇胡應麟亦謂識緯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同則緯與識別前人固已分析之後人連類而譏非其實也歐陽公請刪正義中識緯劉子曰唐太宗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為正義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識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持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識緯之文云云呂氏雜記云時執政者不甚主張之事竟不行

朱文公類語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為

下愚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閣按朱子又謂儀禮疏不甚分明奈謂左氏疏雖詳亦畧○元圻案隋書經籍志易梁陳鄭元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書孔安國之傳齊建武中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

司馬文正公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方樸山云皇甫持正云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伏鄭司馬公語意本此朱文公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

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

病何云温公以記誦言朱子以為學言全云何氏蓋溺於元人道學儒林之陋温公豈徒記誦者○元折案游定夫與友人帖曰不能博學

詳說而遠欲反約不能文章而遠欲聞性與天道猶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為基緇兮而欲温吸風飲露而欲飽無是理矣

宋符瑞志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

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原注見援神契是

以聖人為巫史也緯書謬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

矣何云宏詞人乃有此言集證太平御覽五百四十二引孝經援神契云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簪

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云云○元折案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博通羣籍著宋書百卷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

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

文賈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鄭元六藝論云自

號素王盧欽公羊序云制素王之道以上諸說俱見春秋序正義皆

因家語之言而失其義兼正義曰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為素

王先儒蓋因此而謬所謂郢書燕說也莊子天地云元聖素王之

道祥符中謚孔子為元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方

山云康成未見家語

自漢儒至於慶歷間宋仁宗十九年辛巳改元慶歷談經者守訓故而不

鑿七經小傳出何云劉原父作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

視漢儒之學若土梗集證晁氏讀書志七經小傳三卷劉敞原甫撰七經者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

語也元祐史官謂慶歷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註疏之學至敞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于敞公武觀原甫說伊尹相湯伐桀升自而之類

經義多勦取之史官之言不誣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

也元豐間宋神宗十一年戊午改元元豐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

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為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按謂歐陽永叔毀周禮按謂歐陽永叔蘇軾疑孟子按謂李觀司馬光方樸山云甚有鄭友之藝圃折衷云又有晁說之○元所業實始於王充之刺孟顧命按謂晁說之不難於議經况傳注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之膏肓按謂陸佃傳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前一夕進彙孫游渭南集按實錄元祐五年二月通英殿閣講畢無逸篇詔詳錄所講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別進是哲宗又嘗申命之講義果始農師矣方樸山云農師自是學者雖為王氏學而遠勝程門

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姦言於經幄者嘗

以問西山之子仁甫答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

存亡為姦言以罔上全云時表正肅公蒙齋言其鄉衮老當歸政于是小人有講進退存亡之說而巧留

之者元所業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儒家類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宋真德秀撰因大學之義而敷衍之

之者○元所業真西山集有得聖語中省狀曰某奏昨來權臣皆是欺罔陛下是時講筵官亦為欺罔之言臣記得一日講易輒為姦言云云臣是時深不能平欲闢之又恐紛爭於陛下之前有傷事體

存於經者正以見詩書之由此而亡

魯頌猶可  
五論全云  
雍徹而

法言寡見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藝文志曰

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

法言之語



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為支離曼行之詞  
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  
愈薄矣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  
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  
人所及然排繫辭陽公永叔毀周禮按謂歐陽永叔蘇軾疑孟子  
按謂李觀司馬光方樸山云甚有鄭友之藝圃折衷云又有晁說之○元所案實初始於王充之刺孟全譏書之肩征  
顧命按謂蘇軾點詩之序按謂晁說之不難於議經况傳注  
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之膏肓閩按陸佃傳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

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姦言於經幄者嘗

以問西山之子仁甫答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

存亡為姦言以罔上全云時袁正肅公蒙齋言其鄉袁老當歸政于是小人有講進退存亡之說而巧留

之者○坊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儒家類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宋真德秀撰因大學之義而敷衍之

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秦僭時案史記六國表

而禮亡大夫肆夏三家雍徹而

樂亡何云秦誓魯頌孔子存之于經安得謂詩書由此而亡哉魯頌猶可曰孔子魯臣不容不存若秦則何所回互是未可輕於立論全云

存於經者正以見詩書之由此而亡

法言寡見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藝文志曰

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

法言之語

三

